

通俗俠義小說

鶴頂春回

鄭証因著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S41 212 0035 63678

鄭證因著

鶴頂春回

第一集

正華書店印行

516066

長篇技擊小說
鶴頂春回目錄
第一集

第一章	風塵伴侶牧場揚威	一
第二章	洮河口排搜積匪	九
第三章	惡莊頭威脅統領	十八
第四章	兵圍黃莊土豪竄放	二六
第五章	鎗守呼倫冤家路窄	三四
第六章	隱風塵馬伏試身手	四三
第七章	山邊縱轡遇毒蛇	五一
第八章	廉吏慧眼識英雄	五九
第九章	感知遇馬棚翻策	六七
第十章	怪馬俠夜會鉄英麟	七六

長篇技
擊小說

鶴頂春回

鄭證因著

一 風塵伴侶牧場揚威

黑龍江的西部，在清代設有呼倫貝爾鎮守使，這是邊疆要塞之地，跟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接壤，所以也是個最重要的地方，鎮守使衙門，設在呼倫，也就是以前著名的海拉爾，鎮守使管轄的地方，幅圓遼闊，所以呼倫鎮守使掌握着軍政大權，這一帶也是多山多水之地，呼倫以東，就是大興安嶺，這是一個最大的山脈，橫貫南北，把呼倫一帶完全隔斷在興安嶺的西邊，可是呼倫的西南北三面，完全是大山環抱，所以這一帶森林最多，草原也多，這一帶的人，是半耕種，半畜牧，就在興安嶺下，靠着嶺西邊，有一處名叫松子山，這是呼倫的北部，也是興安嶺山脈，松子山靠着東嶺這裏，有一處名叫金盟嶺，在金盟嶺下，有一座大牧場，字號是金記，幹牧場的名

1 叫鐵金城，他就是黑龍江的土著，不過不是呼倫這裏的人，這個鐵金城，他也是關東道上闖江湖的朋友，自幼練就一身內家功夫，他原本是黑龍江省，江東六十四屯附近的人，在大橫山下，也是一個富戶，鐵金城從懂得事，到成人，他是過着很好的生活，所以他在那時，有機會練了一身

武功本領，可是在他二十歲以後，家業就毀了，父親鐵寶山，因為被一個喪盡良心的朋友所騙，把鐵寶山毀了個一敗塗地，家業完了，鐵寶山也跟着一場夾氣傷寒死去，鐵金城想離開大橫山，到關裏訪尋這個惡人。

害他爹爹的這個人，還是他一個盟叔，名叫李懷德，這個李懷德他坑了鐵寶山，立刻遠走高飛，鐵金城還那裏去找他，自己弄得落魄江湖，幾乎困在關裏，還仗着那時自己年富力強，更有一身本領，自己就賣些力氣將就活下去，可是時衰運蹇，在口北竟又遭了一場事，駐防口北的營官譚守維，對於地方上鎮壓的七望不驚，宵小斂跡，那知正趕上有一小股匪人，從口北這裏往十八盤嶺竄過去，倒是不想在這一帶劫掠作案，偏偏在股匪繞過官兵防哨，遇到一夥販皮貨的商人，四輛貨車，還有行囊衣服馬匹，股匪們想着順手檢一水便宜賣買，把這撥皮貨商可就劫了，案已經作下來，可是有一名年青的商販，拚死的騎着牲口逃脫，立刻就跑到駐軍那裏去報案，營官譚守維治軍極嚴，所統率的這一營兵馬，全是久經訓練，立刻就將各要路卡住，一營人馬全調動到這一帶，所以這夥股匪竟自全被捕殺，逃走了不過三四個，內中却捉到了幾名嫌疑犯，就有鐵金城在內。

尤其鐵金城身上搜出一把匕首刀來，這一來給他加了嫌疑，幸而這位營官譚守維善於鑑別人，一審問到鐵金城，雖是疾聲厲色的偵問，鐵金城把自己家道中落，亡父受騙，弄個家破人亡，

白己一怒，離故里，到關裏訪尋這個萬惡盟叔算賬，這一來自己既沒找到，害自己家破人亡的李懷德，反到困頓在江湖中，這把匕首就是對付李懷德的，求大人體察下情，小民並不是真甘心走入歧途不擇手段，挺而走險，小民就不至於落到這麼衣不蔽體，窮困到以血汗力氣來掙兩頓吃不飽的飯了。

譚守維不止於看出這個鐵金城一團正氣，並且聽出他還噙過書，察看到他身上一切，實是因頓江湖的人，太不像匪類了，遂把鐵金城開脫釋放，勸勉了一番，鐵金城能够這樣被釋放出來，認爲像譚守維這樣帶兵官也真難得，把這個人記在心中，萬一自己有翻身之日，定要報答他的筆下超生之德，後來更在張家口，鏢店裏當一份伙計，可是他依然這麼埋沒在風塵中，在外邊飄流了七八年，依然沒有一點發展，可是鐵金城他終歸被一位有眼力的鏢師，許兆鴻看中了，他認爲鐵金城終非他中物，這個人只要叫他得到了機會，他一定能作一番事業。

一 弟 集 一 章

許兆鴻他在鏢局子當鏢師，完全是性之所近，他一生好武，喜動不喜靜，其實他家中還不指着他當鏢師來養家糊口，許兆鴻原籍住在龍江道的泰來縣，跟奉天交界的地方月亮泊河畔，家中很有些田園，他對於鐵金城這一注了意，他就十分照顧着鐵金城，常常的把鐵金城叫到一旁，細問鐵金城的身世，鐵金城自己潦倒風塵，空有一身武功本領，沒有人肯重用他，在這個振威鏢店，當着一份伙計，自己反不敢賣弄身上的本領了，因爲這些武師，連幹鏢局子的鏢頭，全是門戶

3

之見很重，他們講派別，講師承，自己當初的恩師，傳授自己武功後，一再的誥誡，學成本領，一來爲健強身體，養生保命，遇到了機會，要把這身本領保家衛國，武林中派別之爭，門戶之見，是最惡劣的一種風氣，所以竭力的告訴自己，將來萬一得走入江湖時，不到了真得用門戶派別來顯示自己的出身，不許隨便的用門戶標榜，那是一種沒出息的行爲。

鐵金城在師徒分別時，那時家業還沒毀，後來困頓江湖，鐵金城仍然嚴守師訓，決不表示自己的門戶，因爲這位許兆鴻鏢師，對自己實在是一種熱心照顧，決不像別人那麼輕視自己，鐵金城把自己的出身來歷，以及個人所學的功夫完全告訴了許兆鴻，許兆鴻向鐵金城道：「你才是三十來歲的人，你出身雖則是一個富厚之家，可是這些年來，你在江湖上受了些顛沛流離之苦，這一來倒鍛鍊了你這個人，叫你知道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，雖則你受了些罪，可是對於你自己却有極大的益處，倘若你遇到意外之助，你是否能夠獨當一面的幹一番事業？」鐵金城也是時來運轉，慨然向許兆鴻道：「許老師，我一個困頓江湖的人，還往那裏找意外之助，空懷壯志，徒喚奈何，自己把自己平時蘊蓄在心中的打算，毫不隱瞞的說出來，自己就是當這份伙計，賺很少的工錢，平時不肯荒用一文，自己早打算好了，能够積存個數目，一定去作販馬的生涯，那種事業，跟自己性情近，鐵金城原本就是一身好功夫，騎術更精。

許兆鴻一聽他這番話，也對了自己的心意，個人也把鏢店的事辭去，帶着鐵金城回轉泰來鎮

，月亮泊家中，個人把田產變賣，帶着鐵金城到各處物色適宜之地，來在了松子山，看好了金盟嶺下，這一帶背山面水，林木葱鬱，草原肥茂，這是天然一個好牧場，遂在這裏立起牧場來，鐵金城自己得到了這麼一位慷慨尚義的老武師，許兆鴻相助，從窮途末路中，把自己提拔起來，所以鐵金城把自己全副精神提起來，全擱在這個牧場上，四五年的工夫，這個金記牧場發達起來，在黑龍江省，沒有不知道這個金記牧場的，許兆鴻他只有一個女兒，名叫珍姑，許兆鴻把一身本領，全教給了這個珍姑，自己這麼提拔鐵金城，早有用意，在鐵金城名成業就之下，老武師許兆鴻，遂把女兒許配鐵金城，許兆鴻當初也因爲自己只有這個女兒，總得給他選擇一個配得上她的人物，所以把珍姑就擱到二十多歲，尙沒有選擇到合心意的佳婿，鐵金城此時雖則已經三十六七歲了，可是許兆鴻決不因爲鐵金城年歲大，放過了這麼個前程遠大有志向的人，珍姑也是一個心高性傲的姑娘，平常的人物，他也看不入眼，嫁給鐵金城之後，認爲自己總算是得償宿願，珍姑幫助着鐵金城，料理這個牧場，營業是蒸蒸日上。

一恍十幾年的工夫，已經生了一個男孩，到現在已經十幾歲，真是虎父無犬子，這個孩子名叫鐵英麟，生得骨格也像父親那麼健強，雖則是十四歲，看着好像十六七歲的少年，鐵金城對於這個孩子，雖是愛若掌珠，自己可認定了個人若不是有這一身本領，那會有今日這種成就，所以對於英麟，一點不肯放鬆，夫婦二人，教授英麟的武功，晝夜的督促，他這個孩子，他身體發達

的又快，骨格又那麼堅強，又生長在這種牧場裏，正天的不是練功夫，就是騎牲口，這麼鍛鍊，現在已經練得馬上步下，一身極好的本領，尤其是一條蛇骨連環槍，馬上步下全能够施展，運用起來，如同一條烏龍飛舞，這個珍姑，他在牧場中正天也是騎馬練功夫，高起興來，也幫着伙計們調練烈馬，所以鐵金城不願意叫牧場的人，叫那種俗人的稱呼，叫牧場中人招呼他許珍娘，這個金記牧場，這一對風塵伴侶，夫婦二人全是一身好本領，他們夫婦二人名滿黑龍江省，誰全知道金盟嶺金記牧場，鐵金城夫婦，是武林中難得的一對配偶。

回 春 頂 鶴

許老武師他把大半家業全給了鐵金城幹這個牧場，老武師的夫人楊氏已經去世，他的年歲很大了，鐵金城，許珍娘早就想許兆鴻不必再回月亮泊，那裏賸下些田產給宗族子姪們去管理，在牧場中一養老，是兩全其美的事，可是這個老武師許兆鴻，十分固執，他認定了親戚遠離鄉，牧場中用着那麼多人，自己又是一個愛多說話的人，看到什麼事，不叫自己說，不叫自己管是不成，那一來自己恐怕常常落別人的閒話，岳父替姑爺當家，所以始終不肯移居金盟嶺。這幾年老人家的年歲更大了，雖則身體還健強，終歸是風前燈瓦上霜，結實也全是假的了，鐵金城跟許珍娘一商量，遂在金盟嶺上，給許兆鴻蓋了幾間房子，佈置的非常清雅，單派兩名伙計，在山上照管着，這所小房子，夫婦二人，親自到月亮泊，跟許兆鴻說明，決不叫他住在牧場中，也不管牧場的事，住在金盟嶺上，自己清清淨淨的遊山，練練功夫，高興時叫小外孫去陪伴，不高興時，不

準他們上山，老人家這麼終了天年，守在我們近前，也放心了。」

這位老武師，因為姑爺跟女兒全是出於一片至誠，這才答應了把家中的田地，交與子姪們，老武師遂來到金盟嶺，樂享天年，個人眼看著姑爺把事業發展起來，小外孫子更是聰明可愛，老武師自己也認為是老眼不空，沒白費了心血，這位老武師住在金盟嶺上，每天在嶺頭一帶，練習功夫，探幽訪勝，覺得精神十分愉快，自己覺得暮年得到這樣的結果，於願已足，這個小外孫子鐵英麟，他對於外祖父更是關心。

集 一 好在從牧場這裏到山嶺上，場主鐵金城叫牧場的弟兄們，閑暇的工夫，修整了一條磴道，牧場裏的人，上下非常的省力，就是這位老武師也不斷的從牧場中來，看看一班寨外健兒，馳騁在草原上，自己也是很騎牲口，這個老頭子，尤其是不服老，鐵金城許珍娘，輕易不肯叫老人家再騎牲口，恐怕摔傷他，可是許兆鴻也攔不住，他在高興時每次一騎牲口，反倒叫鐵金城許珍娘英麟全得陪着他，老頭子是不願意這樣，他還是最怕別人說他老不成了，鐵金城許珍娘等總是變着方法，決不露出不放心來。

7 鐵英麟更能體貼爹娘的意思，他有時還偏偏要跟外祖父交量一下，可是就是他照顧的遇到，老頭子也真喜歡這孩子，這時正在初夏時候，草原如同鋪了幅綠毯，這個金盟嶺一帶，草木是個別的茂盛，嶺頭上一片一片的樹林子濃綠的蒼苔，長滿了山壁，這座碧城圍繞着金記牧場，更顯

得這個地方形勢的偉壯，這天，已經是深夜間了，老武師許兆鴻從來不在牧場裏留戀下來，就是下山，也是早早的回去，金記牧場現在擁有數千頭良馬，專業發展到這麼興旺，所以在牧場中的人，全是那麼精神振奮的在場主和許珍娘督率之下，各司其事，各盡其職。

到了晚間，牧場中柵門關閉之後，應該上班的弟兄，立刻按着規矩由幾位掌杆的師傅，帶幾位派定的弟兄巡查馬圈，檢巡圍子，在柵門和牧場四角的更樓，全派弟兄們常川的駐守着，所以這個金記牧場，對於管理上是井井有條，此時二更已過，差不多的人，全睡了，只有巡更守夜的，在圍子附近一班接一班的來回轉着，可是今夜場主，鐵金城一直到二更過後，才回轉後面，自己住的那座小柵牆內。

回 春 頂 鶴

他在後面單蓋起一所房子來，圍起一片木柵，圍着柵牆，移植了許多樹木，鐵金城每天夜間用不着他照顧了，所以他總是在二更已交過，必然睡下，天一亮起來，這已經成了習慣，可是今夜回到後面，上房的燈火，始終在亮着，他還是不斷出入這段小院，不時的向圍子一帶張望，鐵金城站在這個小柵門邊，很有些焦燥了，許珍娘也從上房出來，走到他身後低聲說道：「場主，怎麼你忽然這麼不能担當事了，不要緊，不用担心，英麟要是連這事全辦不好，那也太廢物了，」鐵金城道：「珍娘，我倒不是爲他担心，英麟他也很聽話，我們囑咐的很週到，他不會把事辦壞了，不過入呼倫城，他沒有過甚的就攔，他應該在今天黃昏左右準可以回到牧場，可是他到這

時不回來，我恐怕他路上出事。」

許珍娘道：「你還是不用擔心，他雖則身量長的高，可是他那面貌上，誰也看得出是個小孩子，這條路上可沒有拉大幫的，在山頭一帶盤踞，興安嶺這是明地方，所以這些年來，這龍江省所有綠林道上的作領袖人物，全不敢在這一帶盤踞，英麟此去呼倫城，路上真個的遇到那種毛賊草寇，打悶棍套白狼的，還禁得住他收拾麼？路上也許因為無味的事，稍微的就攔一下沒緊着往回趕，咱們打個賭，他路上決不會出一點事，這是我這個作娘的敢担保。」鐵金城道：「這一說我成了賊人胆虛了。」許珍娘喫笑一笑道：「我可不敢說有誰像那麼回事，你伸手辦這種義不容辭的事，自己先心虛了，快到上房去歇息吧，」鐵金城道：「從來說嚴父慈母，現在你這個作娘的反要比作爹的心腸硬，好吧，我就信你的話，我盼什麼？我還不是盼安然無事，他能够好好的回來，我們好知道呼倫城內的情況。」鐵金城跟隨許珍娘轉身往裏走，這時珍娘忽然停身站住，說道：「你要細聽，我似乎聽到遠處馬蹄之聲。」

鐵金城道：「好大奶奶，你別胡鬧了，你也不想這個園子有多大，你這真成了千里眼順風耳，能聽幾十里路？」可是許珍娘跟着說道：「你不信，你再仔細聽，是不是園子那邊弟兄在高聲喝問，你別忘了夜深了，自然比白天聽的遠，鐵金城也側耳細聽，果然隱約的聽到一點，果是守園子弟兄，他們發着高吭的聲音，雖則這裏聽不真，但是這種聲音聽的遠，不錯園子外有人了，

夫婦二人又轉身走出這個小院落，往東偏着轉過來，躲開前面大櫃客房，因為前面這幾處阻擋着，看不見柵門那一帶，不過這裏離着實在是很遠，夫婦二人轉過來，注目張望，側耳細聽，鐵金城更俯下身去，因為貼近地面越發聽得遠，這時鐵金城挺身站起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可叫我放心了，英麟回來了！」

二 洮河口排搜積匪

許珍娘此時也聽到園子那邊一片馬蹄聲響，這片牲口一直的衝進牧場，不大的工夫，牲口已經到了大櫃附近，那邊有燈光閃動，大櫃那邊的弟兄已經在接迎着，正是小場主鐵英麟，他把牲口交給了弟兄們，可是這個小場主走時全不知道，他是在一個天剛亮的時候，騎着牲口離開了牧場，因為他每天差不多全這樣，天一亮不是在牧場裏，就是騎着牲口衝出柵門，順着金盪嶺山根是去練牲口，習以為常，誰也不注意，他什麼時候回來，守柵門的弟兄是一班一班的替換，不過是兩天工夫沒看見小場主，有人問時，鐵金城却告訴他們，英麟因為外祖父身體不大舒適，在山上陪着外祖父了，此時弟兄們突然見小場主深夜從外面回來，守柵門的弟兄幾乎誤會的放了箭。

因為這個小場主竟自變了裝，直到發話招呼才聽出是小場主英麟，他打扮成了個鄉間的窮孩子，一身破亂衣服，臉上也是極醜，到了大櫃前，弟兄們迎接着也是驚異的不住的問：「小場主

，這是從那裏來？」鐵英麟道：「從那兒來，跟人家打架去了，前幾天我在山邊騎，我出去太遠了，在金盟嶺的西南一個村莊，我連名字全不知道，那個地方的人，好像全不通人性；他們那裏也養着馬，我們因為牲口跑的太疾，一時收不住韁，竄進他莊稼地邊，其實沒糟踏他多少，莊稼牲口已經竄出來，他們開口就罵，當時我身上也沒帶傢伙，這羣東西好像一羣亡命徒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我幾乎吃了他們大虧，我跟他們約三天之內，我非要重跟他們較量一下不可，他認為我回來約人，罵的話更刻薄，我告訴他們，小爺爺再來時，也是單人獨騎，約幫手算不得英雄，我知道跟場主一說，準不叫我去，前天我帶上傢伙，單人獨騎的去找他們，這羣東西那還禁得住，我這條連環蛇骨槍收拾他們，人雖多，我勤上手，就打傷了他們十幾個，可是他們人越聚越多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弄出人命來，只得且戰且走，當時我雖則逃上山去，可是把牲口落在他們手中，我把牲口弄丟了，場主焉能答應我，並且更知道我惹了禍，那如何了得，我所以不能回來，終歸被我把這匹牲口從他們馬圈盜出來，可是沒走遠，又被他們發覺，當時我又打傷了他們十幾個，可是我道路不熟，一下子在黑夜間掉在爛泥坑內，弄得我全身全是污泥臭水，我到天亮，找到一個小林子，找一個砍柴的人家，把我那身衣服，送給他們，叫他們洗，我向他們要了這一身破爛，把牲口身上的污泥也洗淨了，白天回來還不叫人笑死，所以我又耗到夜間才回來，我把實話告訴你們，你們可別給我洩露了，我在場主面前，只有說瞎話，告訴他我險些沒淹死，自己

的衣服要不得了，借了人家一身衣服才回來的，不管信不信，我一口咬定這麼說，場主知道我没惹事，他決不能再責罰我。」

這個英麟這番話，大櫃前一班掌桿的弟兄，聽着十分可疑，可是對於這個小場主，他年歲既不大，十分規矩，他決不全在外邊胡作非爲，所以這班人也不敢過甚的盤問，只好把牲口牽走，鐵英麟這才緊跑向內宅，鐵金城許珍娘全在小院門前等候，英麟來到近前，招呼了聲爹娘，珍娘拉住了英麟的腕子，走進裏面鐵金城把柵門關閉，來到上房，鐵金城向英麟道：「你趕緊的先把衣服更換，事情可順手，怎麼這時才回來，叫我太担心了，進牧場時弟兄們一定向你追問了？」

鐵英麟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我向他們說了一番假話，信不信由他們，呼倫的事倒不順手，不過鎮守使就是不走，恐怕危險也多了，我先換衣服回頭告訴你老。」鐵英麟到了內間把衣服換好，許珍娘在堂屋已經把臉水也給他預備好，又把泡着的茶斟了兩碗涼着，鐵英麟從裏間走出來，好好的擦了擦臉，許珍娘道：「麟兒，你說話的嗓音全有些啞了，跑了不少的路吧？先把那兩碗茶喝下去回頭再講。」英麟也正渴的喉嚨火燒，把兩碗茶一口氣喝下去，鐵金城許珍娘全坐在迎面的八仙桌兩旁，英麟坐在旁邊的凳子上，向鐵金城許珍娘道：「爹爹媽媽，這次我去得可真關係重要，鎮守使已經預備動身，全收拾好了，全城的官員，以及新接任的鎮守使，連日的給這位譚大人餞行，他們可是還沒離開鎮守使衙門，因爲他這次卸任是自己辭官不作，可是朝廷裏依然還

要用這位老大人，聽說旨意是叫譚大人進京陛見，然後調到軍機處任用，作內籛官，所以他勢力依然在，可是他走的情形，就不會走脫了，看他所預備起行的情形，決沒有什麼提防，也沒有官兵保護，這樣他那裏走得開，一離呼倫城，恐怕到不了口北，就得毀在路上，我照着爹爹媽媽所囑咐的情形，把那封信遞到了，不過在遞信時，意外的竟發現譚大人身邊隱匿着一個江湖能手，兒子實不是他的對手，這個人到現在在譚大人前尙沒露出本來面目，老大人倒是涼了心，他暫時雖則先不走，要稍微佈置一下，那情形是我個人保護着，可是據兒子暗中探查，他所找的人，恐怕是白多送幾條命，一點事管不了，兒子知道他接到了信之後，還肯聽話，在五天之內，決不動身，因為他跟他最信任的一位師爺，商量起行的事，兒子已經聽得清清楚楚，他那位師爺大約就是那位姓戚的，爹爹認識他麼？」鐵金城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當年我潦倒江湖，這個人還沒在譚大人身邊作幕。」鐵英麟道：「這個譚師爺似乎很精明強幹，雖則是個讀書人，可是他洞悉江湖上一切事，這樣人在譚大人身邊有極大的益處，爹爹，這個譚大人兒子雖然對於外面事不上通達，可是也看得出來譚大人也很能應付事，也許他是作大官的能担當事，我在暗中查看，他神色上一點也不慌張，很鎮定，難道是他認爲暗中對付他的人，沒有什麼可怕麼？譚大人若是安這個心可非毀不可。」

鐵金城向英麟道：「小孩子你先少批評別人怎麼樣？你趕緊把事情經過，和你所看到的說與

鶴 頂 春 回

我吧，我要知道知道呼倫城內的情形，譚大人確定什麼時候起身，無論如何，我總得對這件事伸手，可是英麟你要知道，譚大人這個冤家對頭，可十分厲害，他是著了名的一個土豪惡霸，他是什麼人全有來往，當年他那一場官司，決不冤屈他，他居然逃得活命，已經便宜了他，按理說他個人所行所爲，自己應該迴心轉意的想一想，腦袋跟勃子分了家，他是的白檢的一條命，可是這個東西，這些年來，我十分注意他，可是你們就沒聽我口頭提過他一句，這個傢伙比蛇蠍還毒，他竟在這些年幹着窩賊銷賊，他就仗着他有惡勢力，所以他敢那麼橫行不法，他窩賊的決不是綠林中鼠竊狗偷一流，凡是關東道上出了名的飛賊巨盜，不能立足的，全拿他那裏當作護身符，只要投奔到他身邊，就沒有人敢再動他，現在譚大人兵權撤手，又離開呼倫，鎮守使的權沒有了，他可就動譚大人了，我認爲他決不能再叫譚大人回京，我這個人就是受人點次之恩，我一輩子不忘，其實對我也沒有大恩，就因爲他作官多年，沒有一點官僚的習氣，雖則已經是朝廷二品大員，他肯照顧窮人，憐恤老百姓，這就是好官，別說是我跟他有淵源，就是素不相識，我聽到他有這步難，我也該伸手救他，這是義不容辭的事，打發你出去，也正是要試試你是否也能辦些正經事，今你從頭細說吧？」鐵英麟這才把自己入呼倫城的一切情形，詳細細的說了出來。

原來現在這位呼倫鎮守使是一個老軍伍出身，更是一個文武全才，拿起筆來能够作很好的文章，詩詞歌賦，沒有一樣不成，講到練武，他可練的是考場的武功，弓刀槍馬步箭，樣樣全精，

他名叫譚守維，他是山東兗州府的人，家中頗有田園，也會中過秀才，可是後來棄文就武，入了軍營，他竟自屢立戰功，他這個官完全從槍林箭雨中熬出來的，二十年的工夫，已經作了統領，他在奉天省作統領時，他那時是駐防在三江口，那一帶是洮昌道管轄的地方，在這任統領任上，竟自查辦了一件極大的匪案，這伙拉大幫的盜匪，匪首名叫黑虎星孫玉，這個匪首他在奉天一帶，已經不下十餘年，不過他始終沒有正式的佔據一個山頭，他拉着這一幫亡命徒時的擾亂各處，這個黑虎星孫玉非常的狠毒，他每逢伸手收拾一個地方，一動上手，就得擄多少條人命。

有一次他在洮昌道轄境內，昌平驛那裏，率衆搶掠，因為他們早注意到昌平驛裏，那十幾家糧棧，全是殷實的商號，他帶着手下二百多名匪徒，深夜間闖入昌平驛後，焚燒殺掠，把這一個鎮甸完全洗劫了，這十幾家糧棧，就被殺死了四十多人，完了事放火焚燒，把個昌平驛燒的一片焦土，在官人以及驛館全毀在昌平驛，這一案鬧得太厲害了，譚守維他駐防在三江口，雖則洮昌道境內全是應該由他鎮撫彈壓，可是這種出沒無常的匪徒，昌平驛又是跟黑龍江察哈爾熱河接壤的地方，案作下來，就逃走了，這個黑虎星孫玉，他領率着所有的匪黨們竄入龍江境內。

這次在昌平驛劫掠的食糧衣服銀兩非常多，那麼富庶的一個鎮甸，被他洗劫之後，這伙匪徒竄進山中隱匿起來，他們用不着再作案了，這一來，統領譚守維落極大的處分，盛京將軍，更把這件案子奏報上去，譚守維落個革職留任，代罪立功，這一案不破了，譚守維把十幾年汗馬功勞

，就完全扔在洮昌道，可是已經探聽出這伙匪徒離了奉天境。

尤其是在那種時代的官府，是黑暗異常，黑虎星孫玉竄入龍江之後，他簡直是穩坐高山逍遙自在的沒人再去動他，龍江境內當地的駐軍，不知怎的，竟受了他的賄賂，明知道黑虎星孫玉竄入通天嶺，他們竟隱匿不報，譚守維實在忍無可忍，自己多少年來，率帶兵官，從來不覺得什麼叫走人情，寫人情信，自己又不能帶兵越境去抄山，這次只好暗中託了朋友，在北京城自己的老師那裏把這件案子不能緝捕破案的情形，向老師陳明之後，請老師設法，通知龍江將軍那裏，以嚴厲的軍令，勒令通天嶺當地駐軍，派兵圍剿，只求把這一撥匪徒擄到奉天境內，譚守維就有辦法破案。

鶴 頂 春 回

這次譚守維的信有了力量，他這位老師真個的寫信給龍江將軍，請他盡力協助，這一來果然通天嶺當地駐軍，再不敢包庇隱匿，並且公事下來的十分嚴厲，還經別處派來兩營兵馬，跟當地駐軍合力圍剿，黑虎星孫玉實在立不住腳了，這才又竄入洮昌道境內，譚守維事前是聲色不動，外面是一點風聲沒有，暗中在邊境上佈置下得力的軍兵，容這伙股匪竄進來，自己的兵馬，才立時發動，把這伙股匪，完全包圍在洮昌道境內桃兒河附近，兩個小村子裏，這一下子，足可以把這伙股匪一網打盡。

那知道這箇黑虎星孫玉，他終歸是多年的悍匪，武功本領，也非常厲害，在官兵層層的包圍

之下，他終於突圍逃出去，可是他身上也帶着好幾處箭傷，雖則把這伙股匪消滅了，有賊有證，譚守維在公事上是可以交代下去，自己的官職也可以恢復，可是譚守維恨極了這個萬惡的東西，黑虎星孫玉漏網之後，譚守維仍然是外面不露一點聲色，只照着例行的公事報上去，更行文各府縣，請求一體捕緝這個匪首，這不過是官樣文章，這種公事沒有什麼用，可是譚守維却從自己部下挑選出二十多名精明幹練的弁勇們，喬裝改扮，去將偵跡這個匪首孫玉，統領譚守維，他在事前早已全佈置好，動手圍剿之前，他把自己的得力隊伍，順着洮兒河四週，遠遠的更下了兩道圍子，完全叫軍兵們把官衣脫去，改扮成農民商販，正個的把洮兒河四週包圍，二十里內小村莊小鎮甸，用嚴厲的命令，通知當地人，無論如何不得逃走一個匪人，老百姓們也痛恨這夥股匪手段太黑辣，全願意把他連根子除了，所以當地老百姓們，跟官兵這一聯合一處，這個匪首孫玉他算走不開了，統領譚守維，當時所用的辦法，就打算好，這次剿辦這夥股匪，決不用府縣衙辦案的人，因為知道他們黑幕重重，見了錢什麼事全敢作，叫他們跟着辦這件案，非把這匪首放跑了不可，官兵決擋不住他，譚守維決不怕他二次突圍，只要他再拚死的闖出去，決不容他再逃出去了，因為只要他明着一露面，就是他冲出包圍線，得力的軍兵一定可以緞上他。

果然這次佈置的厲害，這個匪首孫玉，帶傷逃出去之後，他可是再想脫身逃出洮南，勢比登天，可是譚守維督率着三營兵馬，圍了三天，始終沒有這個匪首孫玉的影子，這一帶全是平原，

又沒有大山大嶺可隱匿，圍剿的時候，又是深秋的時候，莊稼地全完了，沒有他隱身之處，在包圍網內，又有十幾個村莊，因為面積大，在第四天，譚守維下令清鄉，譚守維親自帶着一隊得力的軍兵，順着自己所佈置的包圍網週邊，往裏一段一段的搜索，譚守維平時帶兵紀律嚴明，他的軍兵決不許騷擾老百姓，所以老百姓們對於他所統率的隊伍，有了敬重之心，遇到這種事，老百姓也肯出力了，譚守維帶着兵每到一個小鄉村，必然要懇切的向老百姓宣示。

三 惡莊頭威脅統領

鶴 頂 春 回

告訴老百姓們，此番這麼叫老鄉們不安，實非得已，可是這個孫玉叫他逃出手去，將來仍然是地方上的大害，過去他的行爲，老鄉們不是親眼得見麼？他走到那裏，就是焚燒殺掠，留着他們，老百姓們就沒有安生的日子了，無論如何，老鄉們得幫本統帶的忙，我知道老鄉們，決不肯隱匿這種惡魔，決不致貪圖他的金錢賄買，遭萬人唾罵，這個匪徒，決沒逃出這一帶去，這是本統領敢自信的，老鄉們把這件事看成了是切身利害的事，只有你們親自動手搜查，你們所任的地方，才不會叫他再隱匿下去，老百姓們更是有好心，他們看到這麼個帶兵官，真是少見，一個統帶三營兵馬的統領，跟老百姓們講話，那麼和藹可親，完全是照顧老百姓的安全，爲老百姓除害，這樣一連圍着洮兒河週邊四個小村子搜索，所有的居民們，愿在統領發具結，他們所有這幾個

集 一 第 三 章

村子，倘若發現匪首孫王的蹤跡，他們情願拿自己的性命來抵罪。這種情形，可就怪了，現在連一片小樹林，一個柴禾垛，全搜到了，譚守維十分焦燥，眼前只賸了緊靠着洮河灣，兩個大材莊，沒搜索完。

這兩個大材莊一處叫劉家佃，一處叫黃莊，這兩個村莊，非常整齊，他們全還辦有團練鄉勇，自己保護的全很週到，這種地方決不會隱留匪人，所以統領譚守維手下，只注意這種荒涼的小村子，可是最後離開了黃土窪，這個小村子時，有一個住在村子邊，一間破草房的一個最窮的鄉人，這個人全叫他王老好，他也沒有土地，只靠着檢柴，檢些土糧食米度命，黃土窪總不到三十戶人家，軍兵把這裏包圍之後，所有裏邊的居民全集合在村子邊，統領全搜查完了，向自己所率領的營官余振標，正在商量着，匪首孫玉逃出網羅太覺奇怪，這簡直是沒有指望了，眼前只賸了劉家佃，黃莊這兩處，這兩個大材莊全有團練鄉勇，這種地方，怎麼會隱匿住，難道我們統帶的軍兵，真有不要腦袋的，就放走了他麼？」營官余振標道：「現在搜不着這個匪首孫玉，卑職也測不出是什麼原因，卑職可敢保我們所統帶的官兵，沒有敢這麼大胆的。」剛說到這，那個王老好蹲在小村子邊土坡上，他却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大人只管搜索吧，不會跑出去，總可以叫這個匪首，給那些被害的苦主們償命。」

統領譚守維，營官余振標一聽這個王老好在一旁發話，這個小村子上，其餘的人，你看着我

，我看着你，全把頭低下，這種情形，譚守維余振標可全注了意，因為鄉下人，從來就是怕見官，因為官府把他們欺壓慣了，鄉下人只要一聽到官家二字，躲的唯恐不遠，尤其是這種荒涼小村莊，他們是更怕事，自己所統率的兵馬，以及本人雖則對於他們不肯作威作福，可是沒問到他們面前，也沒有敢多說話的，余振標向統領看了一眼，遂走到這個王老好身旁鬻然說道：「老鄉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王老好道：「我叫王老好。」余振標問道：「老鄉，現在已經把洮兒河附近，二十里內全搜查到了，可是仍然沒有這個匪首孫玉的蹤跡，你怎麼知道一定會把他捕拿歸案？」王老好道：「我知道二十里內全有大人兵馬包圍着，這個匪首，又沒長了翅膀子，他難道會飛上天去不成麼。」

鶴 頂 春 回

余振標道：「王老好，你是個有年歲的了，我知道你是個老實的鄉農，你不要怕，你知道這個匪首過去的行爲，慘死他手中的人太人了，你知道他隱匿在那裏？只管告訴我，決不會叫你受到了絲毫牽連，我們包圍的這麼嚴密，到現在一點蹤跡沒有，劉家佃，黃莊全有團練鄉勇，匪首他會自投羅網麼？」這個王老好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那誰知道呢，我認爲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連官兵全不怕，他會怕團練鄉勇麼？大人們全搜索到了，就許把他挖出來，別的我王老好全不知道，我就認定了他跑不了。」余振標又盤問了一陣，王老好始終就是這幾句話，譚守維忙向余振標擺了擺手，不叫他再問了，看了看眼前所站的黃土窪這幾個居民，只向他們淡淡的問了

聲：「你們這所有的人，可全是你們黃土窪的麼，裏邊有沒有別處的人？」一個有年歲的忙答道：「大人我們這個窮村子，誰往我們這來。」譚守維道：「我知道你們全是安份守己，過苦日子的好百姓。」譚守維向營官余振標說了聲：「趕山撤隊伍奔劉家佃。」

譚守維在向往土坡下走時，更向那個老者道：「怎麼你們這個小村子連兩條狗也沒有，夜間你們不怕有毛賊來偷你們麼？」兩個老者嘆喲一笑道：「大人你還看不出來裏，我們這種苦村子人全沒有吃的，還養得起狗麼？我們這個小村子裏，就沒有一家自己有一畝地的，我們睡覺全不用關門，我們才不怕偷呢。」譚守維微微一笑督率着隊伍一直奔劉家佃，離開黃土窪以後，譚守維向營官余振標道：「這個黃土窪的王老好，十分可疑，我認爲他決不是鄉愚無知，隨便一說，尤其是他們黃土窪所有的人，似乎對於這個匪首孫玉的蹤跡，也知道，那麼我們對於劉家佃，黃莊，到要仔細搜查一下了。」余振標點一點頭道：「卑職也那麼想，這種情形，可最怕有好民勾結，他們住在當地的人弄出什麼手段來，我們不易發覺。」譚守維道：「好在我這個頂戴摘了去，又戴上的，我寧可斷送前程，也要把孫玉置之於法。」說話間，立刻指揮着所帶軍兵，把劉家佃四週全監視住，譚守維余振標立刻進了劉家佃。

這裏很有些富戶，村莊上也比較整齊，立有鄉公所，這裏的村主劉文善，是東村的富戶，帶着人迎接統領譚守維，營官余振標，這個村主劉文善還是個讀書人，對於譚守維，余振標此番搜

查劉家佃，他們感謝統領爲地方除害之意，他帶着譚守維，余振標挨家搜查，對於他本村有十幾家住戶，這個劉文善，他自己就十分注意，對於這些住戶們，更以利害，搜查的嚴，全村搜查完了，他更帶着譚守維，余振標到他自己莊院裏，把他自己家中長工佃戶全召集到一處，請譚守維，余振標，只管搜查盤問，不要存客氣之意。

譚守維余振標見這個村主劉文善這麼作，分明是他心懷坦白，無私無弊，譚守維向這個村主劉文善道：「劉村主，這樣招擾你的眷屬，太抱歉了，本統領對地方上保護不力，反來這麼麻煩你們，深覺不安，全村既已搜查完，村主你的宅中，全是你自己家中人，只要你能負責就是了。」劉文善道：「大人，小民說句不識抬舉的話，大人還是公事公辦好，我不能落村中鄉鄰的閒話，我這村子裏的鄉鄰們，雖則全是多年的住戶，可是內中也有不少從別處移居來的，連小民對他們全不敢信任，所以方才那麼嚴厲搜查，到了我本身，大人一客氣，叫他們說一定是情面了，人心隔肚皮，誰能準知道誰懷着什麼心意，大人還是保境安民，爲地方上除害，小民是應該有一分力量，盡一分力量，小民這宅中，房子也多，可以藏人的地方太多了，我領着大人全查到了，大人親眼看過之後，我劉文善負責，這樣叫我也安心，鄉鄰們也沒有閒話了。」譚守維余振標只爲帶着弁勇們，前後搜查一遍，查得很詳細，譚守維十分焦燥，簡直是沒有指望了。

臨走時，向這個劉文善道：「劉村主，我知道你是一個讀書明理，守法安分的人，這個匪首

集 第 三 章

分明是沒逃出去，本統領敢自信的，可是現在全搜查遍了，本統領早認定了像劉家佃黃莊這種村子，決不會隱匿匪人，黃莊那裏本統領耳聞着那個莊主黃殿甲，也是個殷實富戶，也辦着團練鄉勇，我們不過按着公事，不能不往他那裏走一遭，明知道是白費事，劉村主你對於這一幫有什麼可疑的地方，務必請你推誠相告才好。」劉文善陪着笑臉道：「大人，小民對於這件事願意盡力，不過沒有什麼能使大人幫忙的地方，辜負大人的垂詢，黃莊跟我們這裏，雖則相隔不遠，不過小民和他們從無來往，人家黃莊那位莊主，才真稱得起殷實富戶，像小民這種人，也巴結不上，跟人家交朋友，對於黃莊知道的不清楚，我看大人公事公辦，圍着洮河全拉上隊伍，匪首孫玉不為逃上天去。」譚守維見問不出什麼來，只好帶着營官余振標，及所有的弁勇，離開劉家佃，一直的奔黃莊，到了黃莊，他們這裏在白天莊子的四週，全有團練鄉勇把守着，統領營官到了莊子邊上，立刻被阻擋，鄉勇們十分蠻橫，這邊的弁勇們向他們招呼着，告訴他們是大營下來的人，統領營官帶隊搜查黃莊，不過鄉勇們毫不畏懼，他們告訴這邊的弁勇們，要在村子邊上等等，他們得報告莊主後才許入村，統領譚守維毫不動怒，招呼手下的弁勇們，不要楞住裏闖，把黃莊四週只要監視住了，等着他莊中出來人，再隨着他們進去，等了很大的工夫，黃莊的莊主衣冠整齊，身邊還帶着四個鄉勇出來迎接。

譚守維跟營官余振標一看這個黃莊的莊主，就知道是個有勢力的鄉紳，這個人年紀不大，也

就是四十多歲，身量高大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赤紅的一張臉，濃眉巨目，翻鼻孔大嘴沿子，唇上還留着短短的黑鬚，穿着件芝蘭綢的夾袍，薄底緞靴，頗顯得威風凜凜，身邊四名鄉勇全是土黃布褂褲，打着包頭，每人提着一口砍刀，來到譚守維余振標近前，這個莊主自報姓名道：「監生黃殿甲，參見統領大人，營官大人。」譚守維跟余振標在洮河四週十幾個村子，還沒有看到這麼一個體面人物，他這一開口，就先表示出他也是有功名的人，再看到他居然敢帶着四名鄉勇，各提着砍刀，雖則他有功名，不過是拿錢捐的一個監生，可想而知這個人平時不知如何作威作福了，營官余振標就有些怒意，可是統領譚守維，依然是帶着微笑，向這黃殿甲道：「黃莊主，本統領來到貴莊，麻煩你，還望你多幫忙。」黃殿甲陪着笑臉道：「大人裏請吧。」他立刻把統領譚守維等，迎接到黃莊的鄉公所，這個鄉公所的勢派，也比較劉家佃那裏威武，鄉公所是一片瓦房，門外還掛着兩扇虎頭牌，上面寫着「公所重地禁止喧嘩」兩邊還有兩個門崗，各提着一桿紅纓子大槍，站在門邊，守衛着，譚守維余振標來到裏邊，見這鄉公所辦公處，收拾得非常齊正，裏邊的桌椅几案，全油漆的放光，牆上更掛着皮鞭子，鐵練子，手鐐，繩索，門旁更立着兩根鴨嘴棍，營官余振標就看出這黃殿甲是個不法之徒，他這個鄉公所，一定够厲害，私立公堂，濫用刑具，這個人在鄉裏間大約沒人敢惹了。

譚守維，余振標落坐之後，這個莊主黃殿甲，招呼着手底下人，泡茶拿水烟袋，更擺上點心

來，照顧十分週到，譚守維臉上絲毫不作表示，只是跟他客氣着，黃殿甲他有些明知故問，附近一帶完全被兵馬圍着，他向譚守維道：「不知大人駕到敝莊，有什麼公幹？」譚守維道：「黃莊主，趕情還不知道，我們的來意，本統領是奉提督之令，查辦匪首孫玉這件案子，在洮河邊把這羣股匪已經包圍，可是最後終於逃出了匪首孫玉一人，這個匪首他可決沒衝出我所佈置的最後一層圍子，不過三天的工夫，始終沒捕到他，本統領只爲帶着隊一步一步的搜查過來，現在十幾個村子完全搜遍了，依然沒有他的蹤跡，本統領決不願意這麼騷擾這一帶，安善良民們，不過不把這一帶搜查過了，公事上沒法交待，黃莊主你還要多幫忙。」這個莊主黃殿甲聽譚守維說完之後，他把眉頭一皺，向譚守維道：「統領大人，趕情是爲這件事，這又真怪了，匪首孫玉他恐怕早逃出去了吧，不然他落在那裏，這一帶的老鄉也早把他獻出來，統領大人，提不到幫忙，因爲論私情，論公事，小民全應該効力，金提督那裏，小民倒跟他熟識，因爲小民這裏管領着洮昌道所住的世襲毅勇侯玉大人府中的旗地，侯爺那算小民的東家，所以在玉侯府跟金提督很見過幾次面，統領查辦這件案子，我能不盡力麼，在公事上說，統領大人這是爲地方上除害，我們更應該効勞了，不過小民認爲大人別費事，在這一帶就擱的日子越多，這個匪首又越走的遠了。」

譚守維道：「黃莊主知道的倒很清楚，怎見得這個匪首已經逃出我包圍之下？」黃殿甲道：「這是很顯然的情理，這一帶十幾個村子沒有他存身之地，這又沒有山沒有嶺，他往那裏藏，豈

不是走脫？難道他會鑽到地裏去。」營官余振標實在忍不住，帶怒說道：「黃莊主，你這分明是說仍然是我們所領率的軍兵，把他放了走麼？」黃殿甲道：「小民可不敢那麼說，不過事實是這樣。」余振標站起，向統領譚守維道：「大人我們別再耽擱，趕緊搜查完也好回去交待。」譚守維也站起，黃殿甲道：「大人還要挨戶搜查麼？小民看大人不必這麼辛苦了，搜查下去，也是白費事，這個黃莊決不許盜匪多走一步，這裏要是有匪人，那真成了笑話了，還要團練鄉勇有什麼用。」

四 兵圍黃莊土豪賣放

春 余振標說道：「黃莊主話雖是那麼說，我們總得按着公事辦，別處全搜查完了，不能單獨對於黃莊漏查。」黃殿甲這時把面色沉下來，向余振標道：「營官大人，請你把公事賞下來。」余振標道：「黃莊主，你還要看公事，你可知道三營統領是金提督的命令帶兵剿匪，你要看公事容易，我們搜查完了之後，請黃莊主你跟着辛苦一趟，到大營金提督去要公事。」黃殿甲趕忙的帶着笑道：「營官大人，你這是誤會了，我爲的是搜查全莊，向他們要有個交待，既然是統領大人全權辦理此案，小民決不敢多問，請大人只管按着公事搜查。」統領譚守維也認定了這個莊主黃殿甲，真是個土豪惡霸一流了，他決沒把自己跟余振標看在眼內，他先用勢力表示出他有王侯

府的靠山，更有金提督的面子，他沒想到遇上這麼個統領跟這麼個營官，不畏權，不畏勢，執法如山，他也不敢不遵從自己的命令。

統領營官帶着一幫弁勇，跟莊主黃殿甲，一同走出鄉公所，挨戶搜查盤問，營官余振標也是安心給他個沒面子，絲毫不肯通容，查的十分嚴厲，剛查完了這個黃莊的北面，從東莊口轉回來，再查南面，忽然從莊子外邊來了一個紳士模樣的人，也是一身絲棉的衣服，身量倒是跟黃殿甲不差上下，不過這個人很瘦，臉上好像有病容，可是從眉目間看出，跟黃殿甲一定是同胞兄弟，果然這個人來到近前，黃殿甲給指引着，來的人名叫黃殿元，在這個黃莊，所辦的團練鄉勇，完全由他統帶操練。

第一集 第四章

他來到近前向統領譚守維，營官余振標行禮之後，却大聲向黃殿甲嚷着道：「李家莊他們那裏偷失了一頭小驢，他們強說是逃到我們黃莊來了，認爲我們莊中給他隱匿起來，這種不開眼的東西，憑黃莊這個地方，作那種事，可是來人道非要進莊子不可，瞎了眼的東西也不看一看，大營裏這完全把守着人，我見來人太不通情理了，我告訴他們想在黃莊找這頭驢，很容易，真個的在黃莊把驢搜出去，我黃殿元另外賠他十頭牛，可是搜不出來，沒有別的，我雖不能把他腦袋揪下來，也得辦他個誣民爲盜之罪，他還在我強辯，這種東西跟他講好的他不懂，一頓皮鞭子打得小子們叫了媽，抱頭鼠竄逃回去，我來報告莊主一聲，我已經問過守莊子的鄉勇，確實沒有

驢跑進來，我午後還得進城，到玉侯府去交待公事，倘若他們敢再來時，莊主可別輕饒了他們，厲厲害害的懲治這羣東西一頓，往後就不敢隨便到黃莊來招擾了。」

這個黃殿甲忙的向黃殿元擺擺手道：「二弟，這點小事值不得那麼鬧，咱們別落個倚勢欺人，這裏大營的老爺們正在辦公事，你還是幹你的去。」這個黃殿元所說的這番話，很有姑意指桑罵槐，諷刺統領營官，譚守維余振標是辦的盜案，黃殿元雖則話說的太刺耳，可也不能十分往自己身上攬，只好照舊的由東往西，搜查街南所有的住戶，全搜查完了，這個莊主黃殿甲把面色沉下來，神色上十分難看，對於統領營官也露出冷淡之意。

黃殿甲跟他胞弟黃殿元，這片莊院就在鄉公所後，營官余振標，到了鄉公所旁，却向黃殿甲道：「莊主，對不起，這後面大片住宅，我們也得照着公事辦，看看，請你引路。」黃殿甲立刻把面色一沉道：「余大人，請你爲小民稍留臉面，小民是不是安分良民，小民不用說，大人只管在這一帶去調查，所有黃莊的鄉鄰老百姓，我若是過分阻攔二位大人，顯見得無私有弊，小民可說在頭裏，這個黃莊，大人是白費事，決不會隱匿匪類，他不會自投羅網，現在全莊搜查完了，這也足見小民在這個黃莊還有點保護的力量，我別人不敢担保，難道連我自己家中人我不敢担保麼？我莊院中除去我自己家中至親骨肉，就是小民的宗族，再有就是長工佃戶，全是多年的舊人，小民願具甘結，大人實在不相信，我能給大人找連環保，大人非搜我的宅子不可，是不是不放

心小民，那麼就不用搜，小民情願隨着大人到大營，這是可以成了。

譚守維道：「黃殿甲，你口口聲聲是守法安分的人，我們也知道你宅中不會隱匿匪人，可是公事上總得這麼辦，你這麼阻攔，你可敢担保匪首黑虎星孫玉決沒落在這一帶？」黃殿甲道：「當然敢担保，我自己的事，知道的清楚，我不會拿着我身家性命作兒戲。」譚守維看到余振標臉上紅，剛要開口，譚守維趕緊的用袖子拂了營官余振標一下道：「振標老弟，既然是黃莊主敢一具結，我們也犯不上這麼固執，他在黃莊也是露頭露臉的人，不給他留點面子，顯得咱們一點關照沒有了，只要公事交待得下去，何樂不爲。」營官余振標見統領是不叫自己發話了，他已經答應了，看情形自己要是非搜查不可，當時非起衝突不可，只得把話風也轉過來，說了兩句空頭人情，一同來到鄉公所，黃殿甲真個的寫了一張甘結，交與了統領譚守維，譚守維跟營官余振標向他告辭，帶着弁勇們，出了黃莊，把監視的隊伍全撤下來，這一來譚守維弄成了騎虎難下，自己先前把話也說滿了，認定了匪首孫玉決沒離開洮河一帶，如今依然漏網，自己跟所屬部下的營官，只有自請處分，可是譚守維退回來之後，回到洮河邊。

現在統領譚守維跟營官們在這一帶露營，譚守維立刻傳令，叫三營的營官，在縮小包圍之下，重行佈置，隊伍決不撤，反倒比先前更嚴厲，容得營官們去佈好了包圍網，統領譚守維立刻單獨傳喚營官余振標，到了自己帳中，喝退左右，附耳低聲跟營官余振標說了一番，余振標點頭答

應着，趕緊去照辦，趕到晚間，快到三更左右，營官余振標只帶着一名隨身的親信弁勇，到了統領這裏，向統領譚守維祕密報告，果然統領所料不差，黃土窪的村民王老好實在知情，他確實看見一個帶傷的來歷不明人，被黃莊的人救進去，真要是村中的老百姓，或者還許說是已經跟孫玉有認識，可是把這個匪首接進去，完全是黃莊的團練鄉勇，王老好看的清清楚楚，事情是千真萬確，只是黃殿甲黃殿元弟兄二人，在洮南一帶極有勢力，黃土窪這班窮人們誰敢惹他，有一點牽連送了命，沒處訴冤去，他平時無惡不作，他那黃莊在深夜間，常常有來歷不明人出入，附近幾個小村子，大約全知道，誰敢說。」

譚守維一聽，營官余振標的報告，遂說道：「振標老弟，我估測的不差吧，因為我搜查黃土窪，已注意到這個小村，窮的連一條野狗全沒有，這種人他們雖則是不憤，自己的衣食不週，還敢惹事麼？所以我叫你還麼去，他竟肯吐露實情，這個萬惡的東西，他敢窩藏這種贖着幾百條命案的積匪，他真比匪首還惡，我們若是不能把他查辦了，真對不起自己了。」余振標道：「大人可提防他拒捕，趁勢放匪首孫玉脫逃，他有玉候府的勢力，黃莊更有團練鄉勇，可千萬別把他鬧驚了，動上手就得贖證皆全，只要容他一緩手，可就完了，他翻了臉能告我們。」

譚守維道：「我早想好了，只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說辦就辦，沒有遲延，趕緊的把除去包圍下卡子的軍兵，其餘的全調齊了，立時聽令，可是不許傳號令，不許靈風聲，這完全是祕密

一 匪首孫玉歸案，任何人敢再護庇阻撓，立時以軍法從事，我們的隊伍進了黃莊，天已亮，任憑黃殿甲，黃殿元，如何萬惡，反正他不敢在這一帶造反，撲進村莊之後，把他的莊院包圍，嚴厲搜索，他不再會飛上天去。」

四 營官余振標立刻領令，三營的命令完全由他傳下去，譚守維此次也打算好了，真真的撲了空，禍算着了，自己也就不必再貪戀這個前程，趁勢把兵權交了，回家務農，譚守維這種打算，他是任什麼勢力不怕了，頂大弄個罷職丟官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，這次行動上真是神速異常，在一個時辰內，人馬完全調度好了，真像偷營劫寨一般，除去佈防的軍兵，這時出動的不下兩人，完全衝

31
進了洮河邊這幾個村莊，道路全是熟了的，雖則隊伍撲上來，這幾個村莊的居民略微擾亂一下，可是命令嚴厲，不大的工夫，就全鎮壓住，軍兵全潛伏在六個村莊內，譚守維跟着營官全到了，每一個營官照顧着兩個村子的官兵，現在把黃莊完全監視住，除非是包圍佈防的軍兵得財賣放，

黑虎星孫玉是逃不出去了。

頂到東方發曉，統領譚守維立刻傳令一聲信號，六個村子的官兵，同時往上撲，別看團練鄉勇，平時那麼蠻橫，這種地方還是講個勢力，這麼多的官兵，一撲上來，他們無法阻撓，不過是送死，團練鄉勇們，如飛的往裏逃，營官余振標跟第二營的營官周德茂三營的營官朱寶慶，各領一支軍兵，衝進黃殿之後，周德茂，朱寶慶是沿途下卡子佈防，余振標領率二百名挑選出來的箭手刀斧手，雲梯手，一直的撲奔到黃殿甲的莊院，把莊院包圍住莊門緊閉，可是官兵已經全簇升到牆屋頂。

天已經亮了，統領譚守維帶着一隊軍兵，跟蹤趕到，余振標此時可把營官的頂帶完全去掉，也是一名軍兵的打扮，他立刻把黃殿甲的莊院後面嚴厲守住，黃殿甲，黃殿元他們兄弟早得到信息，立刻召集他莊院中一班黨羽，各提刀槍棍棒，竟自衝了出來，莊門一開，譚守維立刻厲聲向黃殿甲黃殿元招呼道：「你們若自認爲是守法安分的鄉民，不准妄動，現在可有將軍和提督的命令，只要你們敢阻擋軍法可認得人。」黃殿甲提着一口刀，鉄青着面色，向譚守維道：「譚大人，你這麼帶兵突然包圍我黃莊，你真欺負老百姓不敢和你拚麼？我無私無弊，安善良民，你想趁火打劫，盛京將軍洮南提督，他就不講理麼？姓黃的沒作犯法事，咱們走，我跟你見提督去。」統領譚守維，見這個黃殿甲居然敢說出這種目無法紀的話來，立刻喝叱了聲：「好大胆的黃殿

甲，你不過是一個鄉紳富戶，仗着什麼勢力，你敢拒捕殺官，你還不把刀扔下，你可是自找難堪了。」黃殿甲仍然怪叫着道：「我跟你打官司。」

這時突然聽得遠遠一片嘩亂之聲，這種聲音完全出自他莊院的後面，黃殿甲黃殿元，立刻大喊了聲：「好萬惡的官兵，竟敢誣良爲盜，趁火打劫，我姓黃的來了，跟你們拚了。」這個黃殿元提着刀往後跑，黃殿甲却指揮面前二三十名壯漢，喝令他們只管動手，天大的禍有黃殿甲一個人担承，他真個的指揮着黨羽往上撲。譚守維知道這場事，不破出死去，自己非被他趕下了不可，一咬牙，把腰刀一揮，向身後的弁勇喝喊聲：「不扔兵刃的，只管殺他們。」

第四集

官兵吶喊着往上撲，這個地方還真是有傷亡的，因爲他這莊院中，所有的黨羽們，多半是亡命徒，前邊一片喊殺之聲，後面也是一樣的喊殺連天，可是這時在他中院的房頭上，已經有六七名箭手，高聲招呼道：「統領大人，匪首黑虎星孫玉，已然就捕，余營官叫報告大人別放走這個窩主黃殿甲。」這時譚守維哈哈一笑道：「黃殿甲，你有本事只管往外闖，殺盡了我三營兵馬，自然任你逃走。」可是這個黃殿甲，忽然把手中刀一扔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光棍不鬥勢，姓黃的算裁給了你，官司我打了。」他這一扔刀，他手底下的黨羽相率逃竄，可是逃不出去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經全行就捕。

譚守維呼喝着手下軍兵，除去捆綁這羣反叛，帶着他們行凶的器械，可不准動他院中一草一

木，先把這個黃殿甲捆了，趕情這個黑虎星孫玉，完全窩藏在他宅內，這個黃殿甲，跟他胞弟黃殿元，是無惡不作，結交匪棍，平時就和一班綠林中人物來往，黑虎星孫玉，這次完全是被他救進莊中，孫玉許了他極大的好處，告訴黃殿甲黃殿元，只要這次設法叫他逃出手去，他埋藏在龍江境內通天嶺一萬多兩銀子，完全送與黃氏弟兄。

鶴 黃殿甲他就仗着他平時的勢力，玉侯府的人情，他沒把官兵看在眼內，只爲孫玉傷痕重，他已經設法送他出境，可是沒容走脫，遇上譚守維跟余振標，這兩個帶兵官，不畏強權，不畏勢力，黃殿甲黃殿元算是碰上了硬對頭，明知道譚守維是不肯甘心，可沒想到會來的這麼疾，當時他還想着，他在前邊阻擋住官兵和帶兵官，由幾個死黨把孫玉送出去，只要離開他的宅子，這一個黃莊完全在他勢力下，照樣的可以隱匿起來，叫官兵無法搜索。

回

五 鎮守呼倫冤家路窄

可是棋錯一步，滿盤全輸，他若是後半夜，把這個人移開，挪開，譚守維雖是包圍他莊院，恐怕也不易搜索到，趕到一看到包圍的情形，連房上全上來人，他們弟兄二人才拚了命，還是想趁亂把人帶出去，可是營官余振標，早扮成一名軍兵，用長梯上了後面的屋頂，這個黃殿元，闖到後面，一聲喝喊，那就是暗示人，叫已然變裝的匪首孫玉，隨着後邊的打手往外衝，余振標指

第一集 第五 章

揮着所有的軍兵，是下死手對付，一排箭就把這羣匪黨阻擋住，外面的官兵往上一攻，余振標，早認出了匪首孫玉，雜在一班黨羽中，有人保護着他，往後門外闖，營官余振標從一名軍兵手中，接過弓箭來，弓弦響處，射中了匪首黑虎星孫玉的右腿根，這一箭離的近，箭頭子完全穿進大腿，匪首孫玉哎喲一聲，向前倒去，營官余振標，在房上高聲喊嚷，招呼後門外的軍兵道：「中箭的就是匪首孫玉，別叫他走了。」這一來軍兵奔勇一個個奮勇當先，各掄手中的刀一路亂砍，把頭裏幾個匪徒們殺得東奔西竄，軍兵們撲過來就把黑虎星孫玉抓住，那個黃殿元他也看到孫玉被擒，這一來真賊竄犯，落在官軍手中，這場官司可够打的了，他趁着軍兵們全在注意着包匪棍首孫玉，黃殿元他竟自竄入旁邊的小院中，隱匿起來。

營官余振標趕緊的招呼手下的軍兵，從房上往前而撲過去，報告統領匪首被擒，這樣就可以把這羣目無王法的土豪惡霸鎮住，果然軍兵們高聲喊嚷之下，統領譚守維，這兒已經把黃殿甲捆綁了，當時又捕獲十幾名從犯，這個黃殿甲他到了這種時候，依然絲毫沒有畏懼的情形，他竟自向統領譚守維道：「譚大人，這場官司我黃殿甲認頭打了，所有我手下的長工佃戶們，他們吃着，我，喝着，就得聽我的命令，他們任什麼不知道，一切事由我一人承當，譚大人，我和你無怨無仇，你若任意牽連，你可要擠出事來，連我黃殿甲你也帶不走。」

譚守維厲聲喝叱道：「黃殿甲，難道你敢造反麼？」黃殿甲道：「我是有身家有財產的人，

我還想活，可是你逼迫我過甚，那可講不得，只好叫你把黃莊屠戮了。」譚守維道：「黃殿甲你不用拿這些話威脅本統領，現在我是格外恩典你，你家中一草一木不動，你的眷屬，我決不帶他們，在我面前動手的，不帶着可不成，你有勢力，你只管召集他們抗拒，我這個二品頂戴不要了，我也要懲治你。」此時營官余振標已經押着匪首孫玉，來到前面，統領譚守維，終於把動手的黨羽綁起十餘名來，可是再搜索那個黃殿元，竟不知道他逃到那裏，統領譚守維對於黃殿元的宅眷，不肯過分牽連，自己就知道這個土豪惡霸有點勢力，自己總得把脚步站穩了，所以對於他宅眷決不驚動，這一來黃殿元那會不隱匿起來，可是譚守維這一步放鬆，留了後患，當時把這一般犯人押解回營。

鶴 頂 春 回

他們剛把犯人帶回來，所有的軍兵也全撤下來，各歸各營，統領等正是一夜的工夫，回營之後，總得梳洗歇息一下，好厲害的土豪惡霸，他們的手段也是真厲害，辦得也真快，就在這二三個時辰內，人情已經到了，提督那裏不知怎的竟得到信，立刻派人來查問捕獲匪首的經過，並且請統領譚守維到大營去面詢一切，這種情形分明是這個土豪黃殿甲有了極大的人情，簡直是內容統領譚守維審問，譚守維立刻趕到提督那裏，報告辦這案的經過情形，提督聽過報告之後，很獎勵了一番，就在這時，洮河一帶附近一共十四個大小的村莊，連名遞保狀，保黃殿甲，保狀還是遞到提督這裏。

譚守維到看這種情形，氣得變顏變色，好厲害的黃殿甲，他居然能够叫十幾個村莊來保他。立刻向提督說道：「大人對於這件案子，可要慎重一下，我們若是被奸民矇蔽，上負國家，下負黎民，這個黃殿甲和在逃的黃殿元，在黃莊一帶，無法無天，論起他實在的身份來，不過是承種玉侯府旗地的莊頭，他借着這點勢力，在洮河一帶，作威作福，窩藏盜匪，更借着辦團練鄉勇的勢力，私立公堂，濫用刑法，現在這張連名公事的保狀，大人可要仔細調查一下，實有威脅賄賣的情形，匪首黑虎星孫玉，是卑職在他宅中捕獲的，黃殿甲，黃殿元胆敢率領他手下的黨羽，聚衆行凶，殺官拒捕，若不把這種奸民置之於法，我們就不能再保獲良善了。」

這位提督金大人，聽到統領譚守維這番話，不過微微一笑，不加可否，立時下令，把全案提到大營，提督親自審訊，譚守維看到這種情形，自己知道提督一定也受了賄，只好把全案提到大營，這位金提督，他是安心開脫黃殿甲，這個黃殿甲他決不承認有率衆拒捕，抗拒官兵的事，他認定了統領譚守維，在頭一天白天到他莊中搜查時，故意的向他刁難索賄，他因為拒絕了譚守維的貪贓枉法，他才挾嫌陷害，這個匪首孫玉，在官兵嚴密包圍之下，他決不會逃出去，統領調動了三營的兵馬，一次一次的縮小包圍，匪首孫玉最後終須落網，這是很顯然的事，可是統領譚守維最後，故意的把匪首孫玉擠到黃莊，他就是安心把窩藏盜匪的罪名攔在姓黃的身上，匪首孫玉他作垂死的掙扎，誤逃到小民的宅院後院，想暫時隱匿，統領帶着那麼多的官兵，既知道這個匪

首已逃進小民的宅內，就應該在官兵嚴密包圍之下，叫小民協同搜捕，可是我不知道統領是安着什麼心，他竟自令大隊的官兵，撲進宅內，見了人是亂殺亂砍，那時天沒亮，小民辨別不出是官兵，還是盜匪，爲了自身的生死，全家男女老少數十口的存亡，只有拚着死命的想闖出去，去召集我莊中的團練鄉勇，小民和個戶長工，就是這樣被捕的，小民祖居黃莊，務農爲業，雖則沒有多少田產，也還能衣食溫飽，小民決不肯勾結匪人，自取其禍，大人，小民若真是平時有那種不法情事，所有這一帶的村莊，在小民被捕之下，正可以下井投石，焉肯再聯名具保，求大人恩典，只管調查小民過去的情形，統領大人這次對付小民，太厲害了，恐怕那個匪首孫玉，因爲小民不能够隱匿他，也要反咬一口，這是必然的事，提督大人明鏡高懸，公侯萬代，多恩典小民吧。

「黃殿甲這種反咬一口，他不止於不承認窩藏盜匪，包庇脫逃，他反倒誣賴統領譚守維索賄未成，挾嫌誣陷。」

可是這個提督他竟自顧着黃殿甲的口供往下問，譚守維他知道這個提督也昧起良心來，故意開脫這個黃殿甲，譚守維當時幾乎跟提督翻了臉，把那個匪首黑虎星孫玉提上堂來之後，孫玉對他本身所作的案子，倒是一口承認，決不狡展，唯獨對於黃殿甲，他咬定了牙，決不承認在他宅中隱匿，只說是被官兵圍捕至急之下，誤逃到黃殿甲宅中，他自己被獲遭擒，是罪有應得，決不願再連累好人，當天這一案就沒有問出結果來，統領譚守維回營之後，跟自己手下的營官們一計

議，這分明是黃殿甲的人情全到了，營官們氣得連聲叫罵着，身爲朝廷帶兵的大臣，竟自這麼無法無天的營私受賄，照這樣將來非造成盜匪橫行亂民四起，安善良民，全被這種賊官斷送了。

統領譚守維向營官們說道：「我這個統領也不想作了，我倒要跟這種惡勢力拚一下，我進省，提督不說理，貪賊受賄，難道總督將軍也會這樣麼？這一來把這案可弄得大發了，可是這個土豪黃殿甲，黃殿元也用了全份的力量，他把家財全化在這一案上，更有那個玉侯爺替他出力，煩人情，走門路，送禮，這一案雖則鬧得風雨滿城，到處傳揚，可是依然鬥不過這種惡勢力。統領譚守維在這一案，沒有結果之下，竟自接到命令，把他調走，他的隊伍完全轉移到東邊道，大孤山鳳凰城，駐防海口，這正是一南一北，這個黃殿甲好大的勢力，在半年之後，那個匪首黑虎星孫玉正了法，他竟自保釋出獄，安然無事，不過這場官司，他的家財也耗盡了，他就算和統領譚守維結下不解之仇，譚守維六七年的工夫，以軍功提升，竟作了龍江省的呼倫鎮守使，不過在譚守維沒到呼倫鎮守使上任之先，這個活冤家對頭黃殿甲，黃殿元，他也離開洮南黃莊。

因爲他們弟兄，經過那一場官司之後，家財散盡，在黃莊他那種氣餒，完全消滅了，玉侯爺對於這場官司，出了極大的力量，可是在外面也落了很不好的風聲，玉侯爺也勸黃殿甲黃殿元還是離開洮南躲避幾年，侯爺本身雖則是宗室，有勢力，可是也得顧全着外面的聲氣，因爲包庇一個莊頭，落了不少閒言閒語，黃殿甲，黃殿元也因爲在黃莊一帶，再想像從前那麼作威作福不成

了，也願意離開洪南，王侯爺遂給他寫了一封信，叫他兄弟兩人投奔呼倫，侯爺的親家金貝子那裏，必有安置，侯爺對於黃殿甲黃殿元，還是十分照顧，在自己的親家面前，竭力的推薦，說他弟兄如何能幹，這位金貝子在呼倫是極有勢力，他也是正黃旗的宗室，滿朝貴貴，非親即友，在呼倫一帶，擁有千頃良田，黃殿甲黃殿元投奔到金貝子這裏，竟蒙重用，竟派黃殿甲黃殿元弟兄兩人，掌管着雅克山，甘寺鎮兩處莊園，黃殿甲管着甘寺鎮這裏總莊頭，黃殿元管着雅克山這裏的園地，山地，這兩個東西，真是賊星發旺，他們離開洪南，反到一步升了天，當了這種莊頭，真是要比知府更威風。

鶴 頂 春 回

經營着旗地園地的粮租，每年他們本身，所得的贏利錢就很可觀了，黃殿甲黃殿元更借着金貝子的勢力，放閻王債，在呼倫幹買賣，到了這裏不過三年的工夫，黃殿甲黃殿元只要一出來時，也是多少匹駿馬跟隨着，前呼後擁，一個縣官就沒有他這麼大的威風，他們一出去下園場，打圍，也能帶着四五十名莊丁們，真是威風凜凜，在甘寺鎮，提起黃大當家的來，真是婦孺皆知，他們弟兄只要一出來，甘寺鎮所有的舖戶商家，路上的行人，別管他弟兄看得見看不見，全得向他們弟兄行個禮，招呼一聲，黃殿甲尤其是貪得無厭，他的財發不够，在這甘寺鎮雅克山一立住了根基，他的舊病復發，仍然犯了當初在黃莊那種行爲，因爲當初他就是勾結江湖綠林中人物，專愛交這種朋友，並且當日在洪南，他就認識了不少綠林中人物，自從在黃莊一場官司失敗之後

，這般綠林中朋友全散開，官司完了之後，他又帶着家眷投奔了呼倫的金貝子，跟這般人就算是斷了來往，他真要是安分守己，不再勾引這般人，綠林中一般匪人們，也就不能再非找他不可，可是他現在的勢力比當初更大了，這般飛賊巨盜，他們也是時時在想着找這般一個護符作靠山，投奔了他來，黃殿甲更是來者不拒，黃殿甲更在這般綠林人物身上取利，他們只要把所得來的珠寶珍貴的東西，獻與他，就能在他莊園安然住下去，遮風避雨，這一來他的莊院中，常用的有這一般人盤踞着。

集 一 第 五 章

可是這年偏偏的譚守維升任了呼倫鎮守使，一個是呼倫帶兵的大員，一方面是甘寺鎮雅克山著名的大莊頭，這兩下很快的，就全知道了，譚守維一聽到手底人的報告，勾起了當年恨事，自己安心要對付黃殿甲，黃殿元，可是這時他用着一位幕府，名叫戚靖瀾，是個老作幕的，此人學識經驗全非常好，是譚守維鎮守大孤山時，有朋友薦來的，相處了幾年，譚守維對戚靖瀾十分器重，所以對於他言聽計從，這位戚師爺，也知道譚守維的過去在洮南的一場事，此時一再的從旁勸阻譚守維，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了，若是沒有從前在洮南這場事，不管他有金貝子銀貝子的勢力，只要有劣跡，在地方上有不法的情形，我們一樣的動手收拾他，現在不管有什麼情形，可不能輕動他了，因為大人現在很容易，真正的落個挾嫌陷害四個字，我們注意他只管他在官轄下能够安分，大人也就不必和這種小人一般見識了。」

統領譚守維被師爺這麼勸阻着，算是暫時把這件事壓下去，黃殿甲黃殿元這弟兄二人，他們對於譚守維是仇深似海，現在在呼倫這個地方，會到一處，他們焉肯再善罷甘休，可是呼倫鎮守使，在這個地方是兼管着軍民政治，有極大的權力，黃殿甲黃殿元雖則不甘心，一時間他也不敢冒昧下手，可是黃殿甲，他在金貝子面前可就變着法子，毀壞鎮守使譚守維的名譽，說他當日帶兵鎮守各處，縱兵殃民，貪贓枉法，他到了呼倫這裏，就是這一帶的人災難臨頭，這就是叫先入為主，他在金貝子面前進了這種讒言後，金貝子就住在呼倫城內，他雖則不作官，可是勢力極大，他府中出入的全是各處的一二品大員，就是鎮守使也不敢不和他不容氣一點，金貝子他偏聽黃殿甲一面之詞，對於這位鎮守使譚守維，就沒有好印象了，譚守維自從到任之後，對於地方的事，只要一沾上金貝子的邊，必有麻煩，必有是非，這一來處處的全受到牽掣，並且想躲避他全不成，他的旗地，圈地，最多跟官府中來往的事也多了，鎮守使譚守維就知道有麻煩了，趕到仔細的一探聽，這才知道完全出於那萬惡的黃殿甲蠱惑出來的，師爺感靖瀾，知道譚守維這個鎮守使作不成了，只囑咐鎮守使，對於金貝子的事，要謹慎處理，明知道是有這種奸人暗中挑撥，可是無憑無據，我們就不能把這種事向金貝子解釋，好在他們也把大人怎樣不了，可是鎮守使衙門中，一連兩次發生盜案，幾乎把庫房全燒毀，這種情形，又調查出是有人故意的和鎮守使為難，可是一個犯人沒捕獲，譚守維在這個鎮守使任上，弄得鬱鬱不樂。

鶴 頂 春 回

六 隱風塵馬伏試身手

並且呼倫境內先前是很安定的，譚守維到任半年之後，境內屢出盜案，竊案，事後驟訪緝捕，作案的逃得無影無蹤，日子一長了，可就查出甘寺鎮，雅克山兩處金貝子的莊園，完全作了盜匪的遁逃，這很顯然，又是黃巖甲黃殿元藪事主使，事後窩贓包庇，可是你就不敢帶着兵去搜查甘寺鎮，跟雅克山，鎮守使譚守維弄得鬱鬱不樂，這時夫人子女全在身邊，家中人全知道這種情形，百般勸解，現在譚守維兩個兒子一個女兒，大公子名叫英俊，二公子英傑，女兒英慧，他們哥三個是挨肩生的，一個十九，一個十七，一個十五，英俊，英傑也是很聰明的少年，連這位小姐也全念過書，跟着這樣文武雙全的父親，他們也全是騎馬射箭，樣樣拿的起來，夫人陳氏也是大家閨房，讀書明理的人，在這種時候，不時的勸解鎮守使，不必爲這種事自尋苦惱，這夫人在一個晚間懇切的勸解道：「大人，你還不明白麼？做官仗的是勢力，你帶兵以來，抱定了是爲國保民，可是你給地方給國家出一次力，就遇到一次阻難，受到一次煩惱，這是你汗馬功勞立的太多了，朝廷裏注意了，所以論功行賞，你能够做到鎮守使，要論人情勢力，以你這種爲人，只有給別人當一輩子牛馬，替別人掙功名換頂帶，現在你總算已經做了鎮守使，可以作了收場了，我們還有些田產家私，你對於國家，對於百姓，也算盡了力，對的起朝廷，對的起黎民，爽快的

把兵權撒手，辭官不做，不要跟這些奸人們作死對頭了，你氣惱出病來，害了自己，害了一家人，那是智者所不爲；咱們或是回京，或是回原籍，你的年歲也大了，個人樂守田園，願意叫英俊英傑出去，再看着他們去另創事業，不願意叫他們做官，一家骨肉回到故鄉，你倒能安全的享天倫之樂，眼前任憑他們出什麼法子和你爲難，好在手底下，還有這班久從戰陣，保護你的人，天也怕他們去了你一根汗毛，趕緊的跟戚帥爺商了一下，想個法子，離開呼倫吧。」

鶴 頂 春 回

陳氏夫人這番話說得很有理，譚守維認爲也應該這麼做，不過自己終覺得就憑這麼個土豪宵小，叫他擠的自己不能立足，這也太叫人笑話了，身爲朝廷帶兵大員，拱衛邊陲，連這麼個萬惡的東西全懲治不了，我反得因爲他辭官不做，離開呼倫，也認爲是終身遺憾的事，遂告訴夫人，不用替我担心，風平浪靜的再過半年，我決意辭官不做，決不再留戀下去，宦海的風濤險惡，我也够了，可是他越跟我爲難，我偏不能走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手段？這種情形，也不是譚守維真個的固執，在情理上也實叫人爲難，一個窩匪銷贓的土豪惡霸，借着金貝子的勢力，他就敢和我這個鎮守使爲難，他非把我擠走不可，譚守維仍然是要等機會，來除掉這兩個惡醜，從這時起，鎮守使衙門防衛上十分嚴密了。

好在鎮守使大權在握，尚有這種力量。他當時在自己所統率的兵馬中挑選出健兒二百人來，分前後夜守護鎮守使衙門，這樣一來，倒安靜了許多，可是金貝子却不斷的跟譚守維搗亂，譚守維

也被出了，這個鎮守使不幹，決不買他的賬，一恍三個多月過去，呼倫城一帶雖是風平浪靜鎮守使衙門也安然無事，可是離開呼倫城十里二十里內，路劫的案子，是一起跟一起，弄得稍偏僻一點地方，商旅全要裹足不前了，這種情形也照樣的牽涉到鎮守使本身，他終歸落個保護不力，譚守維把自己的軍兵調動開，凡是荒涼地方，完全放哨駐守，可是不出路劫的案，就是竊案，並且一次案也破不了，這一來，弄得商民怒聲載道。

第一章 第六節

固然鎮守使以下，還有地方官不能歸罪到他個人身上，這種事情就怕一時候一久，案子一多，立刻朝中御史就有上本提參，呼倫鎮守使督率無方，保護不力，譚守維雖則沒落到什麼處分，可是終於由軍機處下了公事，責令他督飾所屬官兵，嚴厲的緝捕盜匪，這種公事雖則是官樣文章，可是鎮守使終覺面子上難堪，在這時呼倫的邊境內，又發生變亂，譚守維親自帶頭督剿，總算是很快的將這次變亂平定了。

因為這地方是中俄交界，譚守維此次剿撫兼施，不只於把這次的變亂平定，更把這一帶作永久的打算，永安州的設治局，多加了一營兵力，配備在元寶山一帶，這一來，不只於保衛了永安州一帶的黎民百姓，連住在交界附近的俄人，全蒙受了實惠，從此獲得安然的經營商業，畜牧耕耘。這個地方有很多俄人幹着游獵生涯，他們這時得到一份極珍貴的獸皮，名叫金絲猴，在西伯利亞一帶，多少年全沒見過這種野獸，這種獸皮比起最名貴的玄狐來，還貴上十倍，他們竟自把

這張金絲猴的皮，獻與鎮守使譚守維，表示他們感恩戴德之意。

譚守維多年來，自己就落個治章有法之名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對於地方上也是秋毫不犯，從來不許所部的軍兵，不動民間一草一木，自己本身焉敢接受這種珍貴的獸皮，何況還不是本國人，可是這些個俄人，他們的誠心敬意的對鎮守使表示敬愛之心，說什麼他們也不肯退回去，譚守維這時跟師爺戚靖瀾一商量，只好把這張金絲猴獸皮收下，可是自己決不用他，趁着平定，這次變亂，奏報朝廷時，隨着摺本敘明此事，把這張獸皮獻與朝廷，這樣作，譚守維自己本身，不夫兼潔，對於俄人的一番敬意，也不辜負他們。

可是戚靖瀾趁這時慨切勸導譚守維以永安州這次的變亂，作自己的收場，這決不算蒙蔽朝廷，就說是因爲出征平亂，染受風寒，更因從軍多年，心力交瘁，求朝廷恩准，自己辭官養病，請求朝廷主派大員接管呼倫鎮守使軍務，戚靖瀾告訴譚守維風平浪靜一點事沒有，可不是真個的大病臨身倒臥床頭，無故的上本章辭官不作，本章上去沒個准，現在平定邊亂，又爲朝廷立了大功，在這種時候，鎮守使的要求，縱然不准，也必然可以把你調到關裏，這樣一來，跟這個冤家遠遠的離開，何必作這種不安心的官，受這種說不出的苦惱。

這個戚靖瀾他反覆的把利害全向譚守維說個清楚，因爲戚靖瀾看透了，只要譚守維在呼倫這裏不走，早晚是有一場大禍不可，這就叫有室善解，躲開他也就是了，戚靖瀾更以自身的去留跟

譚守維力爭，這就是賓主相處的十二分投契，戚靖瀾也只爲譚守維是一個難得的帶兵官，所以他願意譚守維躲過這種凶惡橫禍，這一來，譚守維不能不答應了，自己也想這是個機會，回到呼倫鎮守使衙門，立刻拜發摺本，三件事一同奏報上去，這次居然爲戚靖瀾所料，朝廷是誰，鎮守使譚守維辭去呼倫鎮守使之職，不過可不是准許他回籍修養，朝廷的旨意，意思很好，對於譚守維十分嘉獎，以他帶兵多年，屢立戰功，鎮撫邊疆，頗著功績，在交卸鎮守使兵權之後，特旨令譚守維晉京陛見，另有任用，這分明是叫譚守維回京之後，作內籟官了，一定是入軍機處。

譚守維接到旨意，自己雖則未能十分如願，可是總可以跟黃殿甲黃殿元這兩個惡魔，暫時解開這個冤家對頭，自己這裏趕緊的預備交代，可是他統率着這麼些兵馬，雖則離職的只是鎮守使一人，不過他所管轄的各營兵馬全得辦個交代，尤其是繼任的人不到，譚守維不能離職，這一耽擱，又是一個多月的工夫。

這時在呼倫城內一帶，到處裏發現匿名的告白條，完全是對於鎮守使譚守維百般的辱罵，說他貪贓枉法，縱兵殃民，地方上官吏們雖則因爲這種情形太可恨了，嚴厲的查辦，抓了幾個平時有些劣跡的游民們，問不出一點口供來，衙門裏所有的人全知道這些事了，可是戚靖瀾暗中吩咐本衙門內所有的人員，千萬不要使這種事叫鎮守使知道了，他已經辭官不作，真叫他看出這種情形來，決不肯走了，非追究出水落石出不可。

這次繼任的鎮守使，更是由山東調來的，接任的也有執攔，這是譚守維自己本身一切交代全預備好，只預備着走了，他們這一家除去譚守維就是夫人陳氏，跟英俊英傑英慧兄妹三人，戚靖瀾也是跟隨一同去，還有兩名親信家人，全是跟譚守維多年的舊人了，兩名馬夫，其實新官一到任，這班人立時就可動身，譚守維也是愛馬，他從洮南任上，就養了幾匹好馬，這不是官家的，完全是私人出錢買的，英俊跟弟弟妹妹，也全愛騎牲口，兩個馬夫，一個叫周勇，一個叫余達，這個周勇是洮昌道那裏薦來的，對於養馬有多年的經驗，騎術也精，這個余達却是在大孤山收錄的，他是自己投來的。

鶴 頂 春 回

這個余達年紀也就是二十左右，先前他在譚守維的馬號裏，誰也不把他攔在心上，不過是幫着馬夫周勇收拾馬棚，作些粗笨的事，這個余達看他長的那麼孱弱，好像帶着病，可是用起力氣來也有，挑起兩個大木桶來，照樣的一連挑四五担水，人是非常老實，平時低着頭操作，周勇叫他幹什麼，從來不多說一句話，馬棚裏總是打掃那麼乾乾淨淨，他幹的活，周勇全摸不清他是什麼時候動的手，有時天一亮，周勇進了馬棚，馬圈裏連一點馬糞也看不見，馬槽裏的喂，該着料的時候，早早的拌好，可是周勇是個粗心人，他一切事不甚留意，這個余達，一恍跟着譚守維在大孤山駐防，也是差不多三年的光景，他始終是這麼無聲無嗅的低頭工作，問他的家鄉住處，他只管對從小時家裏人死的乾乾淨淨，他只知道他姓余，別的事全不記得了。

可是日久天長，譚守維反倒對他注了意，因為不論什麼時候，到馬棚去看牲口，總是看到他在那裏刷洗牲口，周勇是常常的出去到酒舖去喝酒，這個譚守維對他注了意，越發不時的查看他，不論什麼時候，全可以找到他，那時譚守維已經是升為提督，家眷也接到孤山，英俊英傑弟兄二人也是愛牲口，平時總是跟着周勇練習騎術，這個余達不過是跟着牽牲口，也從來沒見他上過牲口，英俊英傑看着他呆頭呆腦，總疑心這個余達許是短個心眼，可是他作事勤懇，幾年的工夫，從來沒犯過規矩，沒誤過事，英傑非常喜歡他，他越不愛說話，英傑越是變着法子引逗他。

這位英慧小姐看着兩個哥哥騎着駿馬順着山邊，縱轡疾馳，他非常羨慕，可是那時她年歲太小，不過十四歲，可是英慧身量却長的高，跟大哥哥一般高矮，他非叫英俊也帶着他練牲口，英俊英傑二人，已經騎的很好了，那肯帶着這麼個剛能上牲口的妹妹在身邊，尤其是馬號裏時不能離人，不知那時統領有要緊的公事，自己親信的差弁，全是騎自己的牲，所以周勇不能常陪着他們弟兄二人出來，英俊英傑實在被妹妹纏磨急了，這哥兩個一商量，却給余達找了一份好差事，叫他伺候着英慧小姐練牲口，可是告訴明白了余達，牲口不許撒手，小姐是初學乍練她一點功夫沒有，這一帶又全是山地，摔一下子就够厲害的，叫余達牽着嚼環領着牲口走，這樣一來，牲口不走快了，英慧一點一點的就可成學會了。

這種差事，但分幾錢一點的從人們，決不敢答應，那得担多大險，受多少累，可是這個余達，他爽快的答應，余達挑了一匹很馴順的牲口，英慧每天就在大營後山彎裏練騎術，頭幾天他還不覺着難堪，因為不會騎，腿底下合不上勁，也怕挨棒，可是騎了三天，胆子就大了，余達牽着牲口一步一步走，英慧不答應了，叫他牽着牲口得跑，余達是輕易不愛說話，可是這時他却向英慧說道：「你是小姐，我是馬夫，你叫我幹什麼，我得聽你的話，可是你叫我緊跑，你在牲口上騎的住麼？你真打算練練牲口，你得別拿小姐的威風吓嚇我，我好教給你，你只肯聽我的話，我保你一月後，比二位公子練的好，非叫你練出個樣兒來，你肯聽我的話不肯？」

英慧因為也知道這個余達只在馬棚裏當個伙計，不過是人老實，手底下韌，聽那個馬夫周勇說，他任什麼不會，此時他忽然說要教給自己騎術，並且一個月後，比兩個哥哥還強，英慧那肯信，遂向余達道：「你還能教給我騎牲口，我叫你牽着牲口，快點跑你全不敢，怕馬蹄子踏着你，你別欺負我外行，你想當老師，得有當老師的本領才成呢。」余達道：「英慧小姐，這三天的工夫我可看出來，你雖是個姑娘人家，腿上的力量可不弱，不過你不会巧勁，馬一走起來，你的身軀糊不住，一碰馬鞍子，牲口就要犯野牲了，我告訴完了你，你只要肯聽我的話，回頭我看看我倒是有本領沒有，英慧小姐？你說是四條腿快，兩條腿快」。

英慧笑道：「余達你盡說傻話，多兩條腿，反正比人快。」余達道：「你把腳底下從瞪眼退

出來，發響了最犯忌，出了危險。就有性命之憂，這是騎牲口最要緊的，氣沉下去，力盡往下場，腿肚子用力往馬腹上貼，別跟牲口硬較勁，我就怕你挨擗，給你備了有過樑的鞍子，你拉住了過樑，只要不頹馬鞍子就成，腿底下沒有勁時可招呼一聲，你挨了擗，我要挨軍棍，圖什麼呢？這就叫你看兩條腿跟四條腿的比一比了。」

七 山邊縱轡遇毒蛇

這個余達仍抓着嚼環，他是越走越快，順着山彎子，一直轉過去，這個山彎子，足有二丈里，他是越走越快，牲口的四蹄也放開，這種牲口也太好，更是排練出來的，走起來馬背水平一般，往前竄，這個馬夫余達，他牽着馬的嚼環，好像沒有什麼力氣，隨着這匹牲口，走的一般快，也分不出是他帶着牲口，是牲口帶着他，順着這個大山彎子，轉了兩週，這位小姐英慧，在馬背上居然也騎得那麼穩，英慧雖則年歲不大，可是天生聰明靈俐，她不由的暗暗吃驚，這個余達腳底下竟有這麼快，分明余達這個人，有極大的本領，他隱藏不露，馬夫余達把牲口勒住，向英慧小姐道：「小姐，你一定能把牲口練好了，才兩三天的工夫，你竟能在馬背上扣得這麼緊，你好好下功夫練吧！我余達非叫小姐你露臉不可。」

英慧小姐，站在樹蔭下，拭着汗，不住的上下打量着余達，可是看不出他這個人有什麼出奇

的他方，英慧小姐把氣緩過來，說道：「余達我也真佩服你了，你這兩條腿，居然能跟上快馬，你別欺侮我作姑娘的不懂什麼，你一定練過很好的功夫吧？」這個馬夫余達冷笑一聲道：「我有什麼功夫，兩條腿跑得快些，又有什麼用，還不是受一輩子窮麼，我若是真能有真功夫，不致於流落在關東！爲飢寒所迫，無可如何才給人家當了馬夫，小姐你是很明白的人，難道這點道理還不明白麼？」英慧小姐對於他這個話，雖則答不出來，可決不信他這個話，遂向余達道：「你對於牲口一定騎得很好吧？你既然要當我的老師，你總得把馬上的功夫也施展施展，叫我看看，叫你徒弟的也心服口服。」余達道：「我正天服侍牲口，我就會牽着馬跑，天生的胆子又小，我上馬就覺頭暈，只要一撤開韁，我是準挨摔，反正我能教給你騎馬，至於我馬上功夫如何，你不用過問，是這樣你就跟我練習，不願意咱就作罷，馬棚理一天我還忙不過來呢。」英慧小姐道：「我知道你是真人不露像。」

鶴 頂 春 回

余達道：「英慧小姐，你要是這麼看我，我可不敢待候你了，我決沒想巴結差何，我不想叫小姐你在大人面前替我說好話，提拔我，恩典我，我在這裏已經呆了二三年的工太，我是憑着我這點力氣換這碗吃，因爲我窮，我知道人全看不起我，所以我平時決不願意和別人多說一句話，別把我這一身窮氣沾染到別人身上，我這個人有一種各別的性格，我最恨看不起人，自驕自滿，這麼情甘樂意教給小姐你騎馬，我是有些不平，大公子二公子是小姐的胞兄，他們不是看不起你

第七章

，嫌你麻煩，終歸因爲你是一個女的，他們不肯帶着你一塊練牲口，這就是重男輕女，不過二位公子和小姐是同胞兄妹，無所謂對不對，我們馬號裏這個大頭兒周勇，他雖則跟隨大人的年頭多，終歸不過是個馬夫，正天也不過拿馬糞熏着，小姐每次一向馬棚裏要馬，他總是向旁邊一蔽嘴，並且在背後還說：一個姑娘練的那一門子牲口，掙兩下子就老實了，我看着周勇這種情形，不由的掛了火性，作姑娘的難道任什麼就不能作了，我偏要叫周勇這小子看看，並且我也要試驗我自己的眼力，我認定了姑娘雖是女子，骨格健強的和男子一樣，我看準了小姐你只要肯吃些辛苦，常常操練，將來你能比大公子二公子全強，這是我願意教給你的緣由，可是我要跟小姐約定，我教給你練牲口，你一字別露，只說是自己一點一點的操練熟了，好在是英俊大公子吩咐的，我照顧着小姐騎牲口，只要你能夠聽余達的話，我保你成功，可是還有一樣，小姐你可千萬別因爲我教給你練牲口，多吃些辛苦，對我余達格外的照顧我不落別人的閒言閒語，跟隨大人二三年，我來是馬夫，到現在還是馬夫，大人對於我沒有好，也沒有不好，我如今在別人面前落個巴結上小姐，我不幹，只要小姐那時有另外的賞賜我，我是立時走，這個人，人窮骨頭硬，我怎麼說怎麼辦，決沒有更改。」

英慧小姐笑道：「你這個老師，趕情更厲害，這樣不過太委曲你了，對於我只有好處，沒有不好處，我焉能不聽你的話。」這個英慧小姐從此日起，就跟隨余達練上騎馬的功夫，日子一多

了，英慧小姐已然查看出，這個余達有許多不同常人處，英慧小姐他可不敢真個的隱瞞着，因爲自己是一個極守家教的姑娘，悄悄的把這種情形全說與了父親譚守維，因爲這種地方很容易有意外的是非，譚守維聽到女兒這番話之後，自己倒也仔細的思索了一番，惟怕這個余達也是來路不正，他隱跡在自己的廐所，萬一他是一個江湖綠林中人物，以這個馬夫掩飾他本來面目，事情一旦敗露，自己就許受到極大的牽連，不過二年多的工夫，譚守維已經注意他，這個馬夫余達克勤克儉，他就沒有離開過馬棚，低頭操作，又老實又規矩，又不會說話，這個人就讓他真個是風塵中人物，有這麼大耐性，也真難得了，駐防大孤山一帶，安然無事，地方上非常平靜，沒山什麼盜案竊案，這種情形就不像了，譚守維囑咐女兒英慧在他身上，要十分留心，十分注意。

鶴 頂 春 回

英慧自從稟明了父親之後，自己存了心，要查這個余達究竟是如何人？可是英慧姑娘算自用心了，任什麼看不出來，有時候英慧姑娘還故意的和他說兩句笑話，這個余達立刻又恢復了已往癡呆之像，他是一句話不答。一恍英慧姑娘跟余達練習騎術半年有餘，英慧姑娘馬上的功夫突飛猛進，並且逼迫着余達也要騎着牲口跟隨着他一塊比練，這個余達一切的舉動是叫人又疑心，又沒辦法，余達騎着匹牲口，總是跟隨在英慧小姐後面，任憑英慧小姐怎樣賣弄，他是照樣兒學，倒好像是他跟英慧小姐學牲口，英慧此時牲口已經練出來，把韁繩放開，在山邊一帶專向難走的路疾馳，可是余達任憑英慧小姐怎樣賣弄，他總是馬頭接馬尾，決不落後，可是他決不多出一

點花樣。」

英慧姑娘有時故意問他道：「關東三省跟我們家鄉一樣，民風很強，差不多的人全願意練練功夫，你也看得見，我兩個哥哥天天被父親督飭着騎馬射箭，你牲口騎得這麼好，一定也會些武術吧？你又何妨教給我這個女徒弟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我要練出一身本領來，將來叫他們多驚異？也叫別人明白明白，風塵中很有英雄人物，那時你還是我的老師，他就不必當馬夫了，你在我父親大營中，也可以補上名字。將來一樣的能趾氣揚眉。不比你給人家作馬夫好麼？」余達道：「小姐你說得對，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，一個人沒有不想上進的，我真不明白，小姐你對我怎樣看法？我原會些把勢，拿得起刀槍來，我就是不在軍營裏補名字，把武術鑿在土地上，打把勢賣藝去，也比當這馬夫強呢！算了罷小姐，你馬上的功夫已經可觀了，我已經沒有什麼再教的爲了跟隨小姐出來練牲口，不知聽了老周多少閒言閒語，說我巴結差事，往後我不便常常跟隨你出來了。」可是這個英慧小姐決不是那種過河拆橋，用不着你一脚踢出去，還半年多的工夫，她看出這個余達，絕對是一個不平常的人物，決不肯露出本來面目，並且這個人一團正氣，就這麼七八個月的工夫，他始終和自己如同初次見面時一樣，他更沒有那種低三下四的神情，舉動很自然的，正氣逼人，他始終守着他馬夫的身份，不問他說話，他從來不開口說一句，自己是統帶三營兵馬統領大人的愛女，就這麼多的日子，不問自己求一點事，不用自己的一文錢，這全是一

般人很難有的性格，所以英慧小姐越發敬重他，他雖則這麼拒絕着，不願意跟隨自己出來，英慧小姐偏不聽他，反正你守着馬夫的身份，就得聽從主人的命令，所以英慧小姐每次出來，余達仍然得跟隨在馬後。

這天二公子譚英傑，騎着一匹菊花青，這匹牲口是統領譚守維最愛的一頭駿馬，脚程快，輕易不叫他們隨便騎出來，這天二公子英傑，趁着父親去到莊河廳拜客，譚英傑硬把這匹菊花青從馬號牽出來，果然這匹牲口十分神駿，在山邊一放開韁繩，真是馬走如飛，這大孤山前一帶，是極大的一片草原，順着山坡往西去，有幾十個山彎，山勢綿延往西一直出去數十里，仍然離着西山口還遠，大孤山是產林木之區，山上有大片的森林，山下的樹木也不少，二公子譚英傑牲口越走得快，越高興，因為父親不常叫騎這匹牲口，好容易得到了機會，英傑哥哥因為今天身體不大舒適，不肯出來，他一個人算是沒人管，可以由的牲子了，一連他轉了三個山彎，這就有十八里路了，可是牲口也撒了歡，越走越快，恰巧英慧姑娘帶着馬夫余達，正從前面一個山彎轉出來，這一帶林木多，剛出山彎子，還看不見英傑的身形，耳中聽得一片鉄蹄翻飛，這種蹄聲非常緊，會騎馬的人，全聽得出牲口走的太快了，英慧姑娘牲口也從樹林竄出來，余達的牲口緊隨在英慧後面，此時全看到是二公子譚英傑，騎着菊花青，如飛的迎面馳來。

英慧姑娘趕忙把韁繩一領往旁閃，口中在驚呼道：「啣！二哥怎麼把父親的菊花青騎出來了

？」她一邊把牲口往旁閃，又是一邊高喊道：「二哥，你怎麼牲口跑這麼快？還不勒韁繩！」可是譚英傑此時牲口已經到了近前，他已經跑得頭上冒了汗，口中在招呼着道：「閃開馬！勒不住了，我看看他有多大勁，叫他跑够了。」喊聲中人馬帶着風闖過去，英慧見英傑這樣胡鬧，十分就心，向余達招呼了聲道：「咱們追他。」英慧姑娘把韁繩一抖，雙足一磕馬腹，這匹牲口唏噓嘩一聲長嘶，牲口一直的順着山邊往西如飛的追下來，馬夫余達隨在英慧小姐的馬後，也緊跟着下來，可是英傑所騎的這匹菊花青脚程太快，英慧是想着自己的牲口能够竄到頭裏，就把哥哥的牲口擋住，可是這麼緊追出二三里來，仍然追不上，英慧在後面連連的招呼着，可是前後三匹牲口，這麼蹄聲凌亂，又是石頭道，英慧再招呼也聽不見了。

前面又是一個大山灣子，這個山灣子往西南縮進去，是有半里多地，山灣子這一帶，草木也多，牲口跑在尺這許深的草棵子，就這樣牲口的勢子一點不稍緩，英慧小姐跟馬夫余達，這兩匹牲口雖則脚程也够快的，可是怎比得上這頭菊花青，英慧和余達是連連的揮鞭，仗着前面的譚英傑他此時也有些胆怵了，他不敢再比騰牲口的力量，緊扣着韁繩，任憑牲口自己往前疾馳，這樣總比前略為慢些了，這時英慧的牲口已經撲上來，這個山灣子是往南縮進去，這兩匹牲口離着還有一二十丈遠，英慧小姐也真是當局者迷，他依然是跟着英傑的後影，順着山邊緊追，馬夫余達這時忽然招呼道：「小姐，我們就別跟着往西南轉了，咱們往正西，不可以迎頭截住他麼？」英

慧姑娘被余達一句話提醒，手中帶着韁繩答道：「對呀，我真糊塗。」這一來余達的牲口反竄到頭裏，英慧隨在他的馬後，譚英傑的牲口走的是弓背，余達是走的弓弦，這樣如飛的竄過來，正是迎頭堵，英傑的牲口貼着山麓的西南角斜過來，那一帶樹木越發多，牲口可十分險了，只要牲口貼着那種合圍的大樹，擦着樹幹一竄，馬上的人不就得受傷，也得摔下來，並且不斷的有小樹叉子叉出着，極矮，人只要在樹叉馬上低頭稍慢，碰上就得死。

這時突然見那匹菊花青一聲長嘶，牲口也竄起來，英傑幾乎從馬上摔下來，可是他口中也發着喊聲道：「蛇，蛇！」還仗着他腿底下的工夫好，牲口往起猛竄，沒從馬背上摔下來，可是這匹牲口叫的聲音各別，余達那裏也發出怪叫的聲音，他「哎，」的一聲，把韁繩一抖，牲口往前緊竄了一下，英慧小姐此時可也看清了，趕情二哥英傑，這匹菊花青，竟自在山邊的深草中，馬蹄子恰巧的踏中了一條毒蛇。

八 廉吏慧眼識英雄

這條毒蛇，足有五六尺長，牲口是最怕這種東西，這條蛇一甩尾，就鞭了馬腿一下，這匹駿馬雖則這麼狂奔之下，可是究竟力氣還比平常的牲口大。一聲長嘶，猛然驚竄起，牲口竄起五六尺來，四蹄全離了地，譚英傑徵倖沒被撻下去。他兩腿緊扣住馬腹，也發現了毒蛇，這個地方是

第八集

太要命了，到處有樹木阻擋，牲口竄起來，譚英傑全身往馬背上一俯，頭頂算是沒撞在樹叉子上，可是這條毒蛇真個厲害，他受傷之下，決不肯逃開，竟自往前猛竄，非要報復不可。

這匹牲口往東往北，全有大樹阻擋，不能用了力量猛竄出去，只有斜着往西北一偏頭，橫着斜竄出去，這一下子牲口的兩條後腿，倒是躲開毒蛇，可是往起竄的式子，跟第一次一樣，那癢力猛，牲口幾乎直立起來，可是牲口的前面，正有四五棵小樹，牲口是能從林際當中竄逃去，譚英傑可逃不開了，非被樹帽子把他掃下去不可。

就在這危機一髮瞬息之間，英慧小姐是緊揮馬鞭子，口中可哎喲的喊出來，就在這時馬夫余達，他這匹牲口四蹄才一着地，這個余達竟從馬背上飛出去，足竄出去有三丈左右，他身形往下落，正是英傑這匹牲口的馬頭左側，這匹牲口是竄出一半來，好個余達，他身形往下落，左手竟自把菊花青的馬嚼環抓住，全身竟打着千斤墜，硬往下墜這個馬頭，連人帶馬往前竄，是多大的力量，耳中只聽得這個余達嘿的一聲，牲口竟被他帶的猛往下一落，兩隻前蹄斜滑了，馬的前半身往下一沉，牲口是馬失前蹄式，往下一跪，可是這個余達就在這時猛然向馬後一竄，手中的這條馬鞭子，叭啞的揮出去，整整的打在這條毒蛇的頭上，嘶嘶的兩聲怒鳴，毒蛇已被打死，菊花青再竄起，譚英慧已經撲到，從馬背上翻下來，譚英傑也從馬背上竄下來，英慧伸手把二哥抓住，那個余達此時已經轉身來，他却噓噓的喘着，面向着兄妹二人道：「我的小爺爺，你可真要

把我余達的草料折騰出來，可吓死我了。」

此時這匹菊花青還在掙扎着要往前竄，好在譚英傑始終沒把韁繩撒手，英慧在驚惶萬狀中，忙說道：「二哥，先把牲口牽出去，看看牲口被毒蛇咬傷了沒有。」這二人把這匹牲口牽到這片樹木外邊，在石坡這邊攏住他的韁繩馬嚼環，隨着他的性轉了兩週，牲口才定住了性，余達跟譚英慧兩匹牲口全是騎熟了的，所以就是撒了韁，牲口也不逃竄，余達也從樹林子裏出來，把兩匹牲口全牽到一處。

鶴 頂 春 回

譚英傑這次可吓壞了，此時把牲口拴在小樹上，坐在樹根下，噓噓的喘着，臉上的顏色，始終沒恢復過來，連英慧也吓壞了，到這時心頭仍然在跳個不住，馬夫余達走近前來，譚英傑他趕忙站起，眼含着淚，抓住了余達的雙臂道：「余達，你真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這一輩子，決忘不了你好處，若不是你，我就不是被毒蛇咬死，也得搥死。」譚英傑此時真個感激得流下淚來，英慧小姐也是誠懇的說道：「余達，你真是我們的救命的恩人，我們兄妹決不會忘了你。」

余達趕緊推着英傑道：「二少爺，你先請坐，緩緩氣，定一定神。」他說着話硬把英傑按得坐在樹下，英慧也坐在哥哥的身邊歇息着，因為追趕英傑，正跑了十幾里的山路，這跟平常和余達較量牲口不同，平時無論牲口跑得多麼快，是自然之力，方才是連急帶累，已經够了勁，又受了這麼大的驚吓，所以這兄妹二人此時臉上非常難看，譚英傑是可後悔是可害怕，英慧也是越想

一 集

譚英傑連點頭道：「余達，你說的對極了，你既然這麼囑咐我，我倒放心了，方才的事，千萬別叫一個人知道，只要被我父親母親知道了，我不只於得挨一頓極重的責罰，往後準不准我再隨意出來了，余達，你趕情竟有這麼好的本領，我們真是有眼無珠，竟叫你在我們這屈尊了二三年，真對不起你，你有這麼好的本領，怎麼會落到非當馬號的小伙計不成，咱們回去後，不提這件事，我必要叫大人好好的提拔你，余達，你這二三年也看的出來，我們兄妹決不是那種公子哥，勢利眼，現在得到你的好處想報答你，救命之恩決不敢忘，我們可不願意作那種現拜佛現燒香的事，不過不願意埋沒你這種人材，余達，你好好的在我父親手下，有幾年的工夫，你就發達起來。」

余達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站了起來，向譚英傑說道：「二少爺，這可不是我攔你的高興，你可

千萬別那麼辦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情，誰也不能勉強誰，二少爺你認爲我在馬號裏當個伙計這種事苦，可是我本身倒不覺得，並且你也不用瞎疑心，我又是什麼有多大本領埋沒在馬夫中，你們的眼力不高，看不出來，完全沒那麼回事，我說句土語，狗急了還知道跳牆呢，無論如何我跟隨你們二三年的工夫，你們始終沒拿我當下役看待，因爲這個，我幹着氣順，我願意幹，方才遇到那種情形，我小子也玩了命，救的了你救不了你，我也得拚一下子，我真急了，忘了一切，我不知道那裏來的那股子勁，現在你再叫我來那麼一下子，準斃死，還是二少爺命不該絕，老大人雖是帶兵官，不擾攪黎民百姓，不屈殺好人，這是家門有德，二少爺才不該遭橫禍，所以我余達不知道那裏來的那種股子邦勁，就那麼巧，一下子就抓住了牲口的嚼環，一個鞭子就揍了個準，這完全是個邪勁，我有什麼本領？二少爺，你認爲我救了你的命，我不想你報答我，我也不願意你擠的我非走不可，你既然還承認我救了你，你也該聽我的話，從此後不許再提這件事，你也別想法子提拔我，你只要在大人面前一露出口風來，我可準開小差，我跑了你連影子全不知道，你還是願意我在這，還是願意我走。」

這時急的譚英傑由慘白的面色，反變成紅頭漲臉了，向馬夫余達道：「余達我真不懂你是什麼意思，怎麼你這個人這麼個別？你一定另有一種打算，余達，我年歲雖輕，我可是恩怨分明，好壞分的清楚，我把真心實話告訴你，我們早看出你決不是這麼個無聲無嗅混飯吃的下役一流，

第一章 第八

屢次的追問你，你總是那麼含糊其辭的不敢說實話，余達，眼前就是我兄妹二人，不過我英俊哥哥，跟我們一樣喜歡你，你一定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，難道你身上有極爲難的事，只有這麼埋名隱姓的活下去，說出你出身來歷，就有什麼殺身大禍，余達，你放心大胆，告訴我兄妹二人，我們若是給你走漏一字，我們就不如禽獸了，余達，你還叫我說什麼，你有什麼事，我感念你救命之恩，我也得保護你，替你担当，余達，你倒是怎麼回事？說與我們吧。」

這個譚英傑言辭懇誠，實在是肺腑的話，英慧小姐一旁也說道：「余達，我二哥跟我是一樣的心意，你無論有天大的事，我們也願意替你出一點力，何況你在我們這裏二三年的工夫，風平浪靜，一點是非沒有，現在你說出了你出身來歷，立刻就就有禍事臨頭麼，那也太不近情理了。」余達看了看英傑，看了看英慧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少爺小姐，你們全念過書，比我明白的多，可是心眼子也太多了，說什麼不相信，我豈在很可以說一片鬼話，告訴你們兄妹二人，我在什麼地方拜過名師，學過本領，惹過禍，殺過人，爲別人雪不平，自己身上帶着命案不能立足，埋名隱姓，投到大人，這爲是避禍，這麼說你們該相信了，我知道少爺小姐跟老大人一樣，全是好人，全是有良心人，知道我是凶犯，知道我是爲作了好事犯的罪，必然要盡力替我隱埋，要想法子提拔我，多少也給我弄個小武官，不過，我余達幹不慣，這你們可沒辦法了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何必苦苦的逼我，少爺小姐出來的工夫不小了，現在氣也緩過來，方才的驚吓也可以忘了，轉

們該回去了。」

譚英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够固執的，我把心掏出來，才算數吧？」余達道：「我老老實實的吃這碗飯，少爺，你非擠的我另投別的門路不可了，再和我提這些事，我可說走就走，誰也攔不住我。」余達說這個話時，臉上真帶着愁意，這兄妹二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這可沒法子，並且他真個的負氣一走，還不如暫時由着他，兄妹們倒可以常常的和他在一處，反正個人全憑良心，不拿下役對待他就是了，這兄妹二人真個的不敢再提這件事了，各自整理了整理自己的衣服，把牲口牽出山巒，一同上馬，轉向歸途，回到大孤山前大營。

幸爾這位統領到莊可廳就攔住了，到現在還沒回來，譚英傑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出尋的情形兄妹二人真個的不敢向母親提一字，不過是悄悄的告訴了大哥譚英俊，述說當時余達的情形，這兄妹三人不過落個滿腹懷疑，就是猜不出這個余達究竟是懷着什麼心意，他明明有一身本領，却甘心在馬號裏當這一名馬夫，鋤草喂馬，挑水掃馬糞，又想着他更不像是身上有什麼非常的事情，在這裏避禍潛蹤，他雖則輕易不自己出去，可是統領鎮守大孤山，兄妹三人，全喜歡接近他，照樣在附近一帶，跟隨着英慧小姐練牲口，往往也出去十里二十里，他決不是怕人，弄得這兄妹三人無可如何，余達是一點不差樣，他是該作的全作了，該着挑水照樣去挑水。

統領譚守維一陣想起了他，把他招呼到面前，就明着告訴他，因為他當這個馬夫，二三年的

第一集 第八章

工夫，誠實，勤懇，我想叫你正式的入營，你的年歲也很好，補上一個伍長，趕上立軍功的時候，你一樣的能够巴結功名。統領這麼跟他講話，這是很坦白，沒有一點虛情，沒有別的原由，可是這個余達也真怪，他好像對於當馬夫有癮，錯了這份差事不幹，他仍然把他那個老法子拿出來，只要叫他離開馬號，他立刻辭事不幹，譚守維可真沒法子了，只好由他去吧，他倒是真言行一致，在馬號裏幹着那麼高興，只要肯要他，決不想走。

那個馬號的頭目周勇，也不斷的打趣他，沒有別的人時候，就管他招呼鐵帽子王，說余達是世個襲的馬夫，這個余達是毫不辯別，隨便招呼他什麼，他決不急，決不怒，統領譚守維一連在大孤山四年的工夫，又立了幾次功勞，由提督升到呼倫鎮守使，不想到了呼倫的任上，却遇上這個冤家對頭，黃殿甲黃殿元，從到任被這個金貝子明着爲難，黃殿甲暗中唆使一班綠林中人物擾亂地方，這種兩面夾攻，在這次平定了邊亂之後，譚守維算是聽了幕府戚靖瀾的勸告，辭官不作，告老還鄉，可是朝廷降旨叫譚守維晉京陛見，依然不肯放他回里養老，調他作內籙官，這也算朝廷體恤，本來他從少年入軍伍，不下三四十年的工夫，真是爲國家爲地方盡了力，朝廷也該這麼酬勞他，所以御史們的參奏，朝廷還算明白，決不肯聽信片面之辭，那知道譚守維不走開這時已是了。

一切全收拾好了，等儘權任的鎮守使一到，立刻起程。雖則鎮守使不是罷職丟官，照樣是很

榮耀的，可是一天一天外面的風聲，散佈的謠言，雖則是瞞着不叫鎮守使譚守維知道，那能瞞得那麼嚴密，偏偏的這位新任鎮守使遲遲不來，譚守維多在鎮守使衙門呆一天，給所有的人多添一天苦惱，所以從上到下，只要是鎮守使的親近人，全是強顏歡笑，只要一扭頭，立刻現出愁眉不展，風聲是一天比一天厲害，這班人更知道有些走不開了，可是譚守維那種固執的情形，他自己帶兵多年，從當哨官，一直的熬到鎮守使，經過多少戰陣，出生入死，什麼大風大浪全經過，仍然是不放在心上，可是英俊英傑現在聽得風言風語，黃殿甲，黃殿元，居然還要在路上留難，大公子二公子，全想着，無論如何，調一隊人馬護送進關，可是譚守維偏偏的不答應，他認為自己兵權交卸，那可作威作福，憑什麼還帶着兵走，自己一個作武官的難道怕死麼？就連師爺戚靖瀾，和譚守維也照樣的不答應了，譚英俊，譚英傑，這哥兩個，這幾天急得面龐削瘦了許多，想不出辦法來，先前是盼着，早早起身上路，如今新任的鎮守使一到，這一班人如同待決之囚，到了最後的時候一樣，認為一上路，恐怕這一家上下十幾口子，恐怕不容易重返都門。

九 感知遇馬棚劃策

在辦理移交，鎮守使還得點交自己所統率的兵馬，這也有兩三天的耽擱，這位新任鎮守使是山東兵備道調到呼倫來接這個任，也是老軍伍了，這個入姓方名叫旭初，也是一個很精明幹練的帶兵官，他一到呼倫，在辦理移交之下，他可聽到這種風聲，並且他所帶的隨員，更聽到呼倫城

內，一切的蜚語流言，把這個鎮守使譚守維罵成不是人了，他知道這裏有毛病，因為譚守維他雖則這些年總是在關外，但是這種廉潔愛民的帶兵官，官場中那會不知道，這位方旭初可就注了意。

他這天在辦理完了本衙門移交之下，他所帶來的幕府隨員，點收了鎮守使衙門的倉庫，檔案，恰巧和譚守維的大公子英俊遇到一處，這位鎮守使悄悄的把英俊喚到自己的小書房，就問起呼倫城內所聽到的情形，方旭初是個很爽直的人，他爽快的向譚英俊問，究竟老大人得罪了什麼人，這人有多大的勢力，他竟敢和老大人這麼爲難，譚英俊，一來因爲父親被屈含冤，蒙受這種罪名，二來因爲眼前還許有殺身大禍，所以毫不隱瞞，就把黃殿甲黃殿元借着金貞子的勢力，他在父親一到任之後，就放開手段來對付，並且得到信息，恐怕沿途也走不脫。

第一集 第九章

這位方旭初聽英俊說出此中的原由，十分震怒，遂向譚英俊道：「賢契，你不用担心，不要緊，好在守維年兄作官這些年來，居心正秉，上對得起國家，下對得起黎民，金貞子，倚仗着皇親國舅，宗家的勢力，他暗中作祟，這麼毀守維年兄，我認爲他把誰也怎樣不了，不過像黃殿甲黃殿元這種土豪惡霸，他又勾結一班江湖綠林中人物，窩藏着飛賊巨盜，有金貞子作他的護符，這種人可不能不防備，守維年兄那麼固執，我和他雖則素無來往，素不相識，可是憑他這麼個好官，真個落在宵子之手，也叫人太平不了，不要緊！你們起程之後我也不告訴他，我的命令總可

以調動我部下的人馬，不過這些營兵馬全是尊大人統帶多年，那一營的兵馬驍勇，那幾位帶兵官跟尊大人最好，人不用太多了，挑選出一隊得力的軍兵，再有兩位將弁，難道還不能保護你們麼？

「？」

譚英俊一聽這位方大人竟肯這麼幫忙，這真是難得的事，自己連連道謝，真是到處有惡人，到處有好人，全說官場中黑暗，可是像方大人這樣人，真是難得，差不多的知道對方有這麼大勢力，誰敢沾惹這種是非自尋煩惱，方大人竟肯這麼體諒我們這種不得已的情形，暗中派兵保護，真叫人感激的刻骨銘心，英俊是知道父親手下得力的軍兵將弁，他遂說與了這位方大人，譚英俊拜謝方旭初，不覺喜形於色，可是這位方大人真是深明世故人情，胆大心細，英俊已經告辭要走了，方大人攔住道：「賢契，我可不應該這麼太率直，賢契和我見面時，滿面愁容，現在聽到我肯設法保護你們，你立刻喜形於色，這可不大好，我這就是激於義憤，你們父子並沒向我請求，可是風聲洩露出去，萬惡的東西們，就多加倍的把力量用上，我弄個勞而無功，還算不得什麼，倘若把我所派去的將弁軍兵，弄個全軍覆沒，我可沒法交代，賢契你得原諒我。」

譚英俊此時是又驚心又慚愧，趕忙的向方旭初道：「老世伯，教訓的是，小娃一定謹記你老的指教，決不再這麼露出神色來了。」譚英俊說完了話，這才告辭出來，自己果然力加收斂，作出一陣陣愁眉不展的情形，不過這種事，總不能連母親也瞞着，叫她老人家總不安心，悄悄的

告訴了母親和弟弟妹妹，也囑咐娘三個，千萬的別帶出一點神色來，趕到晚半天，譚守維陪着方旭初到大營去。

這時英慧小姐，見兩個哥哥全在屋中，遂招呼着他們二人，一同出來，英傑問道：「妹妹，妳叫我們兩人作什麼去？咱們正件的東西全捆裝起來，可是還有些零星的東西，也該收拾收拾，明天不起身，後天是準走了，別弄個臨走時手忙腳亂的。」英慧道：「哥哥，不用你囑咐，這兩天你們看見余達了麼？好幾年的工夫，就沒看見過他有苦惱爲難的情形，這次這個心腸最寬的人，也真走了心，一連好幾次看着他一個人，眼望着天，半晌半晌的不動，分明是在想什麼心思了，並且還有兩次，全是在晚間，我想起事來去找他，把前後全轉到了，就是找不到他，門上守衛的人，也沒有看見他出去，這是幾年來他沒有的舉動，你們說怪不怪，在這種時候，才能見出人心來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是一點不錯，馬號裏頭目人周勇，他還是從洮南跟來的人，現在已經明白說出不再跟我們回京了，我因爲看不見余達，向他問時，他竟說了好些敗壞余達的話，我知道他這是妬嫉，因爲我們全跟余達好，可是後來余達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，我問他時，連答也不肯答，這幾天又犯了那種老毛病，不願意和別人說話了，大哥二哥，這個人我們應該始終相信他，不能起一點疑心，他現在分明是爲我們的事着了急。」

譚英俊道：「妹妹，你說的很對，余達他自身就沒有爲難的事，一身一口，毫無牽掛，人家

走到什麼地方不是一樣的吃飯，這時仍然願意千里迢迢，隨我們回京，我們千萬不許起絲毫疑心，方大人幫忙的事，雖則不許洩露出去，可是這種人面前我們再瞞着他，也就太沒良心了。」英慧小姐道：「我招呼哥哥出來，也就是因為這件事，我們先去看看他，可別告訴他，讓他着够了急，再叫他喜歡一下。」譚英傑道：「對，就是這麼辦。」英傑道：「咱們去找他，就告訴他明後天是非走不可了，看他說些什麼。」這兄妹三人商量好，一直的够奔馬號。

鶴 頂 春 回

這座馬號，在鎮守使衙門內，靠着西北角，是一個極大的場院，北面，西面兩座馬棚，全是向陽，太陽晒得着，這裏一共養着八匹馬，全是鎮守使譚守維，自己挑選買的，可是另外有十幾匹，全是官家的，那是本衙門將弁們出差用的，此時因為前後任的鎮守使，全到大營去了，跟隨去的人很多，西邊的馬棚空着，此時這個馬號院內十分清靜，只有一名伙計，正在挑着水，周男也沒在這，這個馬夫余達，他獨自一人，坐在北邊馬號的門口，並且就坐在地上，身軀向後倚着，瞪着兩眼，半躺半臥望着天，那個伙計正把兩桶水倒在缸內，又向外走去。

這兄妹三人，來到余達近前，余達好像沒看見一樣，英慧小姐頭一個招呼道：「余達，你這是作什麼？這幾天我看見你好幾次，你一個人坐在清靜的地方，眼望着天，我知道你是在想什麼心思，余達，難道你因為關在外呆久了，不願意跟我們進關麼？那是一件小事，大人現在雖則是辭職回京，把你轉荐到別處還能够作到，我們雖則回了關裏，大人也敢轉荐你，也敢担保你，余

達，別着急，真要是不同意跟隨我們走，更應該揚起高興來，咱們也相處好幾年了，一分手就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面，你平時總是高高興興，怎麼這幾天你比我們急得還厲害？」譚英俊道：「余達，你平時總是告訴我們，一個人能够禁得住磨折，禁得住風浪，能够應付困難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不許把勇氣全消，不論什麼人，若是只會跑順風，處順境，遇上一點爲難事情，立刻低下頭來，愁眉不展，那是沒出息的人，三四年的工夫，我們真沒見你着過急，你更說過，焦急會子沒有什麼用，不論什麼爲難的事，還得人去辦，你究竟是爲了什麼？快告訴我們吧。」

第一集 第九章 九

譚英俊道：「余達，現在移交手續，辦理的差不多全完了，大約明天不走，後天可要走了，余達，你願意跟我們去麼，我們盼着你真能跟我們一道走，回京之後，鎮守使大人若是仍然留京作官，母親說一定要回故鄉去一趟，因爲離開家也這麼些年了，我父親因爲官途險惡，決不叫我弟兄二人作官，余達，到了京城，只要母親回籍，我們帶着你一同到家鄉去，到了家裏決不比在任上用那麼多人，我們哥兩個決不再擺少爺的架子，任什麼不幹，跟你一塊操作，這樣你還不喜歡麼？」這兄妹三人所說的話，對於這個余達，真像骨肉至親一般，絲毫不拿他作馬夫的看待了，這時余達兩眼注視着兄妹三人，容得英俊把話說完，他這才站起來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向這兄妹三人點點頭，可是他倒背着手，在馬棚前簷子底下，走來走去，

忽然停身站住，湊到這兄妹三人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們兄妹所說的話，我余達全知道。幾年來

蒙你兄妹對待我余達那麼敬重，那裏的親近，我余達流落江湖，再沒有一個親近人了，遇到你們兄妹這樣少年，全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居然把我這樣下役廝僕一流人，看得這麼重，真叫我有說不出的欣慰，我若是想已結個一官半職，我知道早作到了，連老大人對我也十分重視，我余達困頓風塵中，也算是難得的遭遇了，你們不用躊躇疑，我沒有什麼着急的事，我只恨我自己的命運太惡，我決不想已結功名富貴，我沒有那種本領，也決沒有存那種屠望，我當着這名馬夫，能够有你們兄妹三人這樣人，看得起我，和我親近，所以我願意安心幹下去，不作他想，那知道眼前的情形一變，我覺得恐怕我們沒有多久聚合了，我也願意跟隨你們回京，恐怕這件事，全未必能如願了，我覺得我眼頭，有什麼事就要發現。」譚英俊道：「余達，你可是說大人的對頭，一定要在回京的路上對我們不利麼？余達，不見得我們真就全像綿羊一般，誰想對我們下手就下手，我們一樣的想法子對付他。」余達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件事情恐怕不大容易吧。」他說到這句，兩眼看着英俊英傑。愣呆着。英慧小姐道：「余達，有什麼事你爽快說，何必這麼吞吞吐吐。」余達擺了擺手，向英慧小姐道：「小姐你別擾亂我，在想一件事。」此時這個余達雙眉一蹙，兩眼一睜，這時他兩眼中好像閃出一種異光，頗像鎮守使譚守維怒極了的情形，叫人可怕，這兄妹三人全不敢開口了，這是數年來沒看見過的神色。

余達向英俊英傑說道：「現在誰也別向誰說什麼，安慰話，一點也沒用，大人究竟幾時起身

第一集 第九章

「英俊道：『衙門裏事可全交待完了，明天大約走不了，後天可就許起身了。』余達道：『我現在很放肆的跟你們說話，我不願意再稱呼你們少爺小姐的，我招呼你們的名字，不嫌我無理麼？』這兄弟三人一齊點頭道：『這幾年來我們已經向你說過好幾次了，願意認你作老師，你只是不肯答應，我們何常愿意在你面前作少爺小姐，我們愿意你這麼招呼。』余達這才說道：『這些天，我在外邊聽到消息，黃殿甲黃殿元這兩個可惡的東西，他們安心想把老大人留在呼倫境內，他們現在什麼無法無天的事，全敢作，大人此番回京是太危險了，恐怕不易走脫，並且這個黃殿甲黃殿元，在甘寺鎮，雅克山兩處窩藏盜匪，包庇江洋大盜，他手底下有這班人相助，大人如何逃出他手去，我余達在你們面前，也不用作什麼表示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在這種時候我余達要為姓譚的出點死力，可是眼前實在的是人單勢孤，不足應付，可是我們真個的一點不預備，束手待斃，那也太對不起自己了，所以我連日在思索辦法，你們不來我也要找你們，從這裏起身，頭一站就是羅南驛，第二站就是獅子嶺，在這兩站的中間，是甘寺鎮，從這到羅南驛決不會出事，這一帶村莊鎮甸多，甘寺鎮是他的家門口，也不會那麼愚蠢，可是從甘寺鎮到獅子嶺，那一道多半是山道，非常的荒涼，恐怕就不易關過去，從甘寺鎮往西，再往南，那是一個叉道口，離開驛路另有一條小道，完全是緊靠着一大片森林，我想着在起身之後，從羅南驛一翻身，你們無論如何，總得照着我的話，連大人以及你母子四人，全得脫身從那裏逃開，所有的箱籠衣物，以

及跟隨的親信家人，叫他們一直的奔獅子嶺，英俊英傑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你們也該想開些，只要能保命保住了，身外之物，全不必再攔在心上，不這樣你們走不開，我也想到，你們這一家人從小路脫身逃走之後，押着行裝衣物的家人們，豈不有危險，不過這般人跟你們爺幾個沒有多深的關係，你們的冤家對頭也，不肯向這班人身上下手，總然他見人已走脫，不甘心，行囊馬匹就是全被他們劫去，人也總可以逃得活命，這件事還不能早早的說出，人心難測，走露一點風聲，可就毀了，只要逃開甘寺嶺，跟獅子嶺，我帶着你們出龍江境內，有幾條奇險的道路，足可以脫身，這件事大人是未必答應，可全在你們身上了。」

英俊英傑，跟英慧姑娘，一聽余達這番話，知道他真是忠心義胆，在這種艱難的時候，他再不肯收斂着了，雖則沒完全露出他本來面目，可是他已經很顯然的是一個風塵中人物了，不然憑一個馬夫那有這種安排，敢把這種千斤重担，放在自己肩頭，英俊趕忙伸手拉住了余達的胳膊道：「余達，你今天才向我們說出真心實話，你是埋沒在草野間的英雄，你是一個肝胆好人，有血性有義氣的朋友，我父親眼力也不差，他也倒看出你不是一個平常的馬夫，你也叫我們招呼你一聲余老師吧。」這時那個伙計又挑着水進來，余達低聲說：「英俊躲開我。」英俊趕忙閃開，那個伙計把水倒在缸內，余達向那個伙計招呼道：「馮二，水够了，不用再挑，現在沒有事，這裏用不着你，晚間要預備兩槽的草料全拌好了，可不是往槽裏放，從昨天告訴李管家，所給預備

的布袋子，他給作了沒有。」那個伙計馮二道：「方才已經全送來了。」余達道：「拌好了的草把，就用那布袋子，一袋一袋的全裝滿了，這是晚間的事趁早去睡，今晚是一夜的忙呢。」馮二把木桶放下，答應着走出馬號院內。

十 怪馬伏夜會鉄英麟

英俊又湊到余達面前，余達正色說道：「英俊，你可不許不識輕重，不知利害，什麼隱迹風塵，不是平常人，你能看出我些什麼來，尤其現在，你們一改口招呼我余老師，那是想叫我余達早早的死，你們要知道，黃殿甲黃殿元這兩個惡魔，此時已經放開手段，這裏一動一靜，恐怕他全能得到信息，想我這麼個無足輕重的人，他決不把我放在眼中，你們現在改口招呼我余老師，為的叫他們連我也注意到，我恐怕連呼倫全離不開，就得送了命，千萬的一切照舊，你們弟兄也要仔細思索一下，我認爲只有這麼辦，或者還許逃出惡魔之手。」

這時英慧姑娘向前說道：「余，我爽快告訴你，別叫你再着急了，我們現在有了意外的救星，或者許能保全我一家人，」英慧小姐，遂把新接任的鎮守使方旭初，這個人他聽到外面的風聲，向英俊追問，抱不平，自願派兵暗中保護，把我們送出龍江省，這種情形，總可以保護我們脫開這種大難了，余達一聽英慧姑娘這番話，他一點喜歡的神色沒有，不住的微搖了搖頭，在馬棚前倒楷着手，又走來走去，英慧看到余達這種神色，忙跟在身邊說道：「余達，你可是認爲方

大人派兵保護，無濟於事麼？」余達停身站住，英俊英傑也全又湊到余達的身邊，余達向三人說道：「現在有了這種想不到的救星，很有用，這樣也好，本來像我方才所說的辦法，實在是被逼，迫的走頭無路無可如何，原本是不能兩全之此，事情擠到這種地步，無法子照顧，無法兩全，本來叫你們這一家人。隨着我從小路脫身，叫從人車輛們，却運着行李走獅子嶺，這些人的生死就不敢準保怎樣，既然是方大人肯幫忙，很好，只好直闖獅子嶺，不過我終認為官兵恐怕沒有多大的力量，可是邪不侵正，也許這羣匪徒們，稍知顧忌，他們不敢過份的猖狂，那就是我們之福了。」這時譚守維跟新接任的鎮守使方旭初，已經從大營全回來，跟隨去的人，把牲口全送進馬號，英俊向余達道：「我父親回來了，我們得去看看，事情就這樣辦了，只要你跟我們一回京，我們就安心了，彼此口頭上全要謹慎。」余達點點頭，這兄妹三人回轉內宅。

因為鎮守使譚守維此次是自己辭官不作，跟別的情形卸任不一樣，等於升遷一樣，所以力量還是照樣有，並且繼任的鎮守使，不帶家眷，所以譚守維的家眷仍然住在鎮守使的衙門內，不用立時搬出去，英俊英傑等來到後面，譚守維正在上房更衣，這兄妹三人全向父親招呼了聲，全侍立一旁，英俊向父親道：「大營裏一切全順手麼？」譚守維道：「很好，方大人對我十分客氣，一切事順利交待，毫不刁難，倒很是個朋友呢！英俊，你們一切全收拾好了麼，回頭也告訴馬號裏周勇，余達，叫他們把牲口全預備好，再找兩輛轎車，路太遠，叫他們娘兒兩個，一個人坐一

輛車，還可以稍微舒服些，我打算後天起身，這裏也沒有什麼事了，早走一天也早安心，在這裏總是慌慌恐恐的，鬧得人心上是忐忑不安。」英俊一旁連聲答應着，譚守維跟着又吩咐道：「英俊，你千萬把我那一箱子書打點好了，這次回京，最要緊的是我那箱子書籍，跟供獻朝廷的金絲猴皮，這兩樣東西千萬的謹慎，」些英俊答應着，跟着說道：「父親，長途奔波，道路又很遠，依兒子看，還是多預備一輛車，父親也是坐車走，也可以把供獻朝廷的金絲猴小箱子，放在父親身邊，這樣父親可以時時照顧着，這件東西不止於丟了不得，倘若潮溼損傷，全得就極大的處分，要十分慎重，父親還是多預備一輛車好，就是我們兩三個全騎牲口，累了的時候，也可以倒替着在車上歇息一下。」鏡守使譚守維他是個很豪爽人，倒不計及多化些錢，陳氏夫人一旁說道：「英俊，你父親太累了，這些事不要太麻煩他，你看着辦好了，什麼多化少化，我們作官就沒想發財，別說發財，說起來有天知道，這些年家鄉裏沒有多買一畝地，你父親總算是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黎民百姓了，這麼作官，再落不出好來，世上簡直沒有好人走的路了。」譚守維擺擺手道：「太太別發牢騷了，問心無愧就是了，何況老百姓們，最是有人的，那一般虎狼野獸，沒有人性，你還能跟他論什麼是非，講什麼理義。」

英慧一旁說道：「父親，還忘了告訴你，馬號裏周勇，他大約不跟我們回京了，這真是人心難測，跟了咱們這些年，處處的照顧他，明知道他趕和馬料，也就一眼睜一眼閉，我們還不是一

敗塗地，他就不肯再跟我們，余達他倒是決意跟隨我們進關，「譚守維道：「好吧，他不愿意去也很好，你們也不要說什麼，我們只要自認沒有虧了他的地方，隨他的便，去留由他，余達他肯跟隨我們一道走，這倒是叫我很喜歡的事，這種怪人怪皮氣，我反而十分愿意接近他，這裏沒有事，你們也去幫着戚老師收拾收拾，他是真作不慣勞累事，一個人得一個知己，也很難了，戚老師很替我們出過力，幫了忙，你們往後要好好的對待他，收拾完了，我到小書房同戚師爺一同用飯。」英俊英傑兩個人答應着，到前面去了。果然戚師爺正在收拾着自己的書箱，和他個人的文稿。趕到掌上燈之後，就在小書房開飯，譚守維也從後面出來，英俊英傑也陪着父親跟戚師爺一同吃過晚飯，攢賓主二人，談論起新接任的方旭初，和大營裏移交的事情，英俊英傑因為父親和戚師爺說話插不進嘴去，並且天已不早了，遂向戚師爺說了聲：「老師還得深一刻再歇息，我們兩人到後面去了。」戚師爺點頭道：「早早的歇息，明天事情辦完，後天也就起身了。」英俊英傑出了小書房，他兩人並沒一直的回轉內宅，仍然的奔了馬號，到了馬號這裏，伙計馮二，已經把草料袋子全裝好，正在打掃着地上，靠兩個馬棚的角上，有三間小房，就是周勇，余達，馮二的住處，馬棚這裏沒人，英俊，英傑來到小房前，聽得頭一間屋內一片鼾聲，英俊拉開了風門看了一下，那個周勇喝醉了，沉睡如泥，英俊也不驚動他，把他風門仍然關好，緊靠着這間屋門就是余達的住處。

英俊低聲招呼：「余達，你睡了麼？」趕到把風門拉開，見余達仰面朝天的躺在舖上，瞪着兩眼看房樑，英俊來到他近前，他才坐起，向英俊道：「二更過了，你還不歇息去麼？」英俊道：「我一點不瞓，我父親還在跟戚老師談着話，所以我想來找你，旁邊這個傢伙，是安心不再跟我們了。」余達道：「你管他呢，勢利小人，全是這樣，他雖則這幾天什麼事不管，盡管你們一走，他是走馬上任，不過這兩天，不知他忙些什麼，姓周的，若只是不肯隨着你們入關，他另找了別的事，這不能怪罪他，這是人情之常，一個混小事的，想叫人家跟着賣命，未免不近情理，可是姓周的，要作那種下井投石，趁火打劫的事，他可算喪盡天良，只怕小子腦袋長的不那麼結實。」

英俊聽達余這個話，十分動心，向余達道：「難道你看出他有別的舉動不成？可是他也不辦出別的事來，狗頭狗腦的行爲由着他去吧，也不過是多弄幾個錢，送到酒缸，我們身上算不得什麼。」余達道：「英俊，你這麼想，但盼他準是這樣，叫他便宜吧，大人怎麼樣，確定什麼時候去？」

79
英俊把父親吩咐預備起程，找跑長轎子的車輛，沒有耽擱，大約後天可以起身了，英俊告訴余達，這三輛車，就算交給余達給預備，更把父親所最注意的一箱子書，和供獻朝廷的那張珍貴獸皮的事盡了。余達點點頭道：「這是應該注意的，關係很重，只要起程後，你千萬把盛金絲猴

皮那隻小箱子尺寸顏色全告訴我。」

英俊道：「余達，你這叫什麼話，我們爺四個，沒有不放心你的，你能够替我們小心注意，你可以看一看，難道你看得麼。」余達道：「英俊，你們這種爽直的心性，叫我這樣人，沒法說感激話了，這不是言語所能表示的，你一定會明白這種道理，一個落魄江湖，馬棚裏當一名小伙計的人，叫一位帶兵的大員，和貴公子能够這麼重視，這是多麼可貴的情義，叫人又感激又痛快，好吧，臨走時，我或許看一看，沒有什麼要緊事，你到後面去歇息，我現在不願意多說話，我要盤算路上的事。」英俊答應着，立刻離開馬號這裏，回轉內宅。

這時譚守維跟戚靖瀾還在小書房裏談着話，這時鎮守使衙門，守衛的依然十分嚴厲，譚守維在這裏呆一天，所有他佈置的防衛，仍然要維持原樣，何況新接任的方旭初更知道他們眼前一切情況，對於譚守維這一方面，給種種的便利，絲毫不刁難，這時已經夜深了，衙門裏已經移交完畢，所有留用人員，晚間沒有事，全早早的歇息下，新鎮守使所帶來的隨員幕社，全住在東邊的兩道院內，全是從關裏帶來的人，還沒有正式接任接差，所以晚間誰也不肯出去，全早早歇息，此時只剩了西邊小院這見小書房，譚守維跟戚靖瀾賓主二人還在談着話，譚守維的一個親信跟班李福，伺候在小書房門外，此時這一帶很靜。

戚靖瀾因爲要緊的事全說完了，聽得已經交過二更三點，夜深了，遂向譚守維道：「大人可

第一章 第十

以歇息吧，快到三更了，這幾天太累了。」譚守維這時也站起，向戚師爺說道：「靖瀾，咱們一切事就這麼決定了，我打攪了你小半夜，你也該歇息了。」這時李福在門外正把燈火點起，因為他已經聽見大人這就要回內宅了，這時小院的門外，忽然有人在低聲招呼道：「那邊可是李管家麼？」李福剛把燈籠外面的紙罩子扣好，聽得招呼，也低聲答：「是我，你是馬號的余達麼？可是有事來找大人，在書房裏了。」這時譚守維已經推開風門走出來，向李福問：「什麼事，跟誰說話。」戚師爺隨在譚守維身後，往外送，果然角門外是達號的余達，他此時已經走到小院內，趕忙向譚守維和師爺請了個安，招呼了一聲。李福因為大人和師爺已經全出來，他舉着燈籠侍立一旁，不敢多說話了。

譚守維看到馬號的余達突然來到這裏，他一定有事，遂向余達道：「余達，你有什麼事，只管說。」余達道：「大人先別走，請大人戚師爺仍然到屋裏去，小人有一點重要事。」譚守維跟戚靖瀾立刻轉身走進小書房，余達也跟進來，余達向譚守維道：「小人因為明天預備車的事，想找大公子再問一聲，最少我們可以出多少錢，我知道大公子在小書房這裏，可是我來到角門這裏，正趕上李福吹着了紙片子，燃蠟燭，在這剎那間，我看到小書房的門頭上面，有半截人影一恍，先前我疑心是李福的影子，在點蠟燭時照在上面，可是小人在角門那裏仔細一注意，覺出不對，他的影子應該照在了東北角，因為他偏着身子，小人恐有意外的事，雖是不敢聲張，却招呼李

福一聲，爲是驚動一下，隄防着宵小對大人不利，大人跟戚師爺安然無急，小人太冒昧了。」

譚守維此時聽着，可有些不悅，不過譚守維是一個很鎮靜，很能担當事的人，立刻想到這個余達濟幾年來，他就沒有巴結差事的情形，自己願意給他好差事幹，他全不肯幹，現在他這種舉動失當，可是他一番好意，不要辜負他，遂微笑着說道：「余達，你處處這麼留意小心很好，不過衙門內現在防守的和往日一樣，不會再有什麼意外事了。」

這時余達一扭頭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大人，你抬頭看，上面橫窗的縫子上是什麼？」譚守維。戚師爺全一抬頭，這屋中桌案上，雖則點着蠟燭，燭光照不到橫窗上面，看不真切，戚師爺伸手把蠟燭端起往前走了兩步，舉起來，向門頭上面看時，咦！的驚呼了聲道：「書信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余達趕忙向門外的李福招呼道：「李管家，你快進來。」李福走進屋中，余達道：「橫窗上面插着一封書信，你把他取下來。」他跟着却轉身向譚守維道：「大人，是一封書信，沒有什麼可驚可怪的事，不過送信的人，他能把信放在這個地方，大人現在應該知會外面守衛的軍兵，叫他們應該注意着圍牆一帶了，大人是不是應該招呼副將劉慶勝劉長爺，帶小隊子，把前後查一下。」

譚守維對於這種事雖則驚心，可仍然故示鎮定，向余達道：「信我還沒看過，是什麼人這麼大胆，你不要大驚小怪，鬧起來只有我們臉上難堪，更叫新任鎮守使方大人笑我們無能。」余達

此時看着李福搬着椅凳去取那封信，余達是決不伸手多管，可是他跟着說了聲：「大人放心，我決不警張，我能變面着話囑咐他們，加緊防衛，以防不測。」余達說着話，可不再等譚守維答話，他很快的閃出小書房，這個余達出了小書房之後，一聳身已經竄到小院門外，他一切動作，決不願意落在別人眼中，他在小書房內，明知道那封信關係重要，其實他伸手就可以取下來，他決不肯當着譚守維威師爺賣弄。

一 他縱身到小院門外，躲開了這班人的面前時，立刻一個旱地拔葱，已經翻上牆頭，身形往下俯，腳底下是一點聲息沒有，他在伏身的一刹那，眼中突然看到小書房的後坡有一條矮小的黑影一閃，已經向後面逃走，余達他從小書房裏出來，縱身到門外，翻上牆頭，這完全出乎房頭那條黑影意料之外，那個人若是對他稍作懷疑，也不會落在余達的眼中。

十 余達往牆頭一聳身，一個「燕子掠波式」，身形決不往高處縱，也往小書房頂子上一落，可是趕緊的橫着一聳身，先往東房山那邊縱出去，腳底下可是不停，起落之間，變換着方向，隄防着暗算，余達身形緊縱追趕這條黑影，一連越過兩道院落，再往前可就是內宅了，余達此時隱約的辨別出，這個人不是一個身軀各別矮，就是一個小孩子，余達腳底下越發加快，往前緊縱身，前面這條黑影他倒是沒撲奔內宅，斜着往東竄出去，他似乎已經知道余達追的緊，腳底下也加快了，噯噯的一連兩三個縱身，已經又出去五六丈遠，突然見他往東邊一片庫房的屋頂一落，跟着

又往東一聳身，已經到了後坡，後面離着大牆不遠了。

余達心說：「賊崽子，你有天大本領，我也叫你逃不出手去，余達往前一聳身，竄到書房房頂上，可是兩眼注意着大牆牆頭一帶，自己先往北一縱身，竄到這排書房北邊的山牆頭上，爲是躲避這個賊人的暗算，余達到了房山這邊，已經脚踏着屋脊，房後坡完全在眼底，一直的可以看到南頭，可是這一片後坡上，沒有這個賊人的影子，他更從往大牆那邊竄上去，下面是一條七八尺寬的箭道，圍着大牆下沒有房子，這一帶是更道，因爲東邊這一排全是庫房，存儲着服裝器械，和糧食，往前已經出過事，往南去下邊有軍兵把守，他們來回的在庫房前，夾道裏保護着，自己是偏着北邊上來的，這個匪人決不會往北邊逃出去，余達略一遲疑之下，認定了這個賊子一定潛伏在大牆下，他等待自己追過去，再翻上大牆逃走。

余達順手在房頭上掀起一片瓦，一飄身從房山這邊落到下面，貼着庫房的北房上往東轉，這樣就可以把這個賊子堵在庫房後這段箭道內，余達轉過來，身形貼着牆角，仔細查看時，此時濛濛的月色，雖已偏西，可也照樣能辨別出附近一帶，庫房後靜悄悄，那有賊人的蹤跡，余達十分憤怒，自己這麼緊追下來，完全把賊人追丟了，這真是笑話了，余達順着房後往南走，走出十幾步來，驀然心中一動，微微一笑，心說：好賊頭子，想用這種手段，逃出姓余之手，我先叫像嘗嘗瓦片的味道，余達仍然是一聲不響，腳底下反加快，情形是緊往南追，往南出來五六丈左右

，突然身形一停，一斜身，右臂一抖，口中低聲叱道：「小子，你下來吧！」嗖的這塊瓦片向，庫房的後簷下打去，可是瓦打出去，竟自聽得嘩嘩一下，瓦碎了，可是聲音不大，跟着簷子那裏黑影一閃，人已從下翻上後簷頭。余達再顯身手與鐵英麟惡鬥之下，化敵爲友，訂約之後，小場主以事急，疾返牧場，鐵金城四路邀援，詎知黃殿甲已然發動，刺殺譚守維未成，盜寶而去，余達夜入甘寺鎮幾遭失陷。雖在雅克山盜還寶物，而呼倫城禍事又起，譚英懸失蹤，羣雄憤起，與惡勢力作澈底週旋。

鶴頂春回

第一集

★版權所有不准翻印★

著者 鄭證因

發行者 正華書店

出版者 正華書店

惠民路四一九弄八十八號

經售處

正氣書局
勵力出版社
元昌印書館
廣藝書局

匯文書局
育文書局
建文書局
立文書局

一九五一年版

